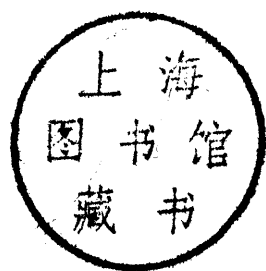


陳

述

徐仲年著

88-2-3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陳 迹

徐 仲 年 著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3 3

1933 4 付版

1933 6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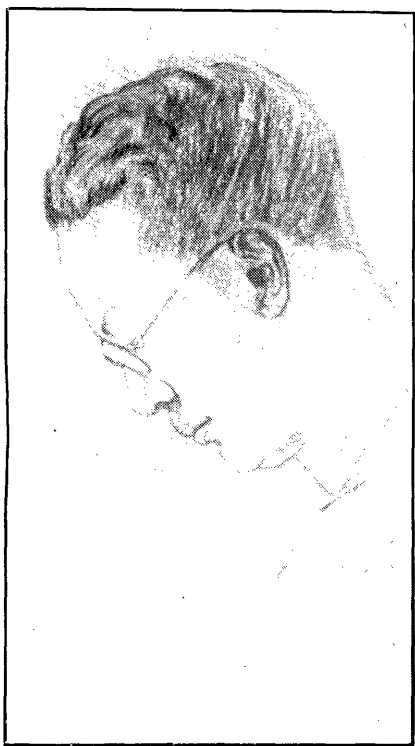
陳 迹

實價五角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958B



A. ma Suzanne bien chérie.

Sung-nien Hsu

致吾愛書珊。

丹歌。

目 錄

頁數

Triolet à ma Suzanne.....	1
小引.....	1
母心.....	5
秋夜.....	13
薄暮.....	17
羔羊.....	27
跳舞.....	29

迷途的鳥.....	35
赤心的故事.....	41
夢中.....	55
在無錫.....	69
我要.....	77
齊芳娘.....	79
羅馬古蹟.....	109
閃電.....	113
朝霞.....	135
詩人的失戀.....	139
弔 Jeanne d'Arc	147
春雲.....	149
我是一個惡魔.....	157
贈死.....	159
在墓前.....	179
錐心飲血.....	189

小 引

在某一環境中所產生的感想，決不致會在別一環境中重生起來。所以今日的『陳迹』，便是疇昔喜怒哀悲歡的結晶品。因為這種感想不能復活，對於牠們終有些戀情；至少，在個人的思想變遷上，含有歷史的意味。姑且把我自十九歲至二十二歲（一九二二——一九二五）中所寫下的東西整理一下，選了幾篇比較滿意而同時足以代表那時我的心境的小說和

散文詩，合成這小小冊子。

一個十九歲至二十二歲的少年，閱世自然不深，這般廣大的世界，這般複雜的社會，於他都極隔膜。他所見的世界，是他意想中的世界；他所測想的社會，並非真實的社會。欲在這小冊子中尋出一些對於人生深刻的觀念，實為一過大的希望。但是，因為這少年閱世未深，未嘗給惡社會所沾染，他所有感想，至少含着天真之美，他所有言語，當得誠實二字。

自十八歲上便獨身來法國求學。從父母蔭庇之下，突然接入社會中，雖則心上未免恐懼，然而究竟看到些聞到些在家中不易看到聞到的事物。這幾篇東西便是遺下的紀念。

在家時總以為人生是玫瑰色的；到法後覺得歷年所視為玫瑰色的人生是灰色的；自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就發現人生本是無色的，所謂玫瑰色，灰色，都是我個人的有色眼鏡。這是否我人生觀上一進步？

我却不知；可是我的思想從此變了。

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就沒有寫中文的東西，直至今日。並非無事可講，無感想可述；只沒有空閒動筆。但我終要動筆的，在此預向讀者們訂下一個後會。

在里昂；十八，八，一九二七。

此
页
空
白

母 心

瑤華爲了精神上的痛苦，甘心離開她的丈夫——世俗所震敬的博威將軍——易了輕易不上身的平民衣服，偕同一位參謀，一位上校，偷偷地走了。

瑤華臨走時，誰也不知道。要知道的，除非那搖籃裏未滿週歲的小孩；然而當她跪在地上，向他深深接吻，他還睡着，一顆從慈母眼中流下的熱淚，終不能驚醒他的好夢。

瑤華坐在火車裏，很使人驚異。爲何一個穿青布衣的婦人，和兩個鬚髮花白的老兒，會坐到此地？一位衣服麗都的公子，跳起來告訴他們：『喂，朋友們！這裏是頭等客座，三等在後面，不要弄錯。』上校睜大了眼睛，很很地向他一望，就低下頭去。瑤華微笑說：『多謝見告！』但是她並不起身，少年自覺沒趣，喃喃道：『隔一刻，查票員來了，要你們好看！』於是全車的視線，聚向三人身上；似乎除了衣服粗劣，面目倒並不和別人兩樣！

火車開足全速力向前進行，無規例的震動，將坐客的腦袋震木了，泰半入睡；有的已在那兒說夢話，有的從夢中哭醒了，綫粉似的口涎掛在嘴邊。瑤華小說看得倦了，抬頭見兩位同伴，也半睡半醒的支持着。太陽光下，頓成夢境，氣候奇冷，車中的熱水管，勉強保住極微的溫度。她身上雖有極厚的絲棉襖，終不溫暖。她到今朝，方纔明白，「平民」二字是這樣

講的！她用手巾擦去窗上的冰花。天雪了，窗外的事物物，都染白色；一二處枯枝未掩，杈枒自得，不過一時強項，終須白頭的。車下輪聲，打入心窩。她想：「或是遠處的音樂罷！奔波衣食的黎民，風塵勞頓，那有心緒玩味？人生意味，不過如此。」她怕聽旁人夢話，所以她把向車後飛奔的電桿，細細數着，想分去耳官的聽覺。然而座後送來一陣聲浪：

【母親吓！你忍心棄我而去麼？……】

她斗地一驚，將她所數得的電桿數，完全忘掉；竟記不起已數到一百，或一百五十。第一滴吊在窗沿上的淚，凝結成冰，第二滴的熱淚，又將牠溶解了。

火車忽然停了。到站了麼？不是，離正站還有一百三十里。平時牛馬走的平民，靠他腿，不難自去；但是，這樣冰天雪地，不怕凍僵麼？那位參謀就去問火夫，爲何停在此地？他說：『先生！地上堆積了二三尺雪，還可行麼？非用人工鏟去不可，至少須等一小

時。』參謀問此地有火種麼？『去問那站長罷。』火夫一面講，一面指着遠遠一所房子。此地是個小站，快車從不得停留的。參謀去問站長，站長說：『此地沒有。或者那撥軌手的家裏倒有，亦未可知。』參謀回車領了瑤華和上校，向站長所說的方向走去。

這位撥軌手，差不多五十歲，很歡迎他們，請他們裏面坐。三間小屋，收拾得清清楚楚。瑤華一進屋，便靠近壁爐坐下。撥軌手用鐵叉弄熾了火；倒一杯茶給瑤華。瑤華立起來接；望見牆角裡有隻搖籃，她不由自主走近去，籃中正臥着一個肥白的小孩，她抱了起來，回爐旁坐下。她和撥軌手起始閒談：

『尊夫人在那裏呢？』瑤華問。

『噢！女人的心，是靠不住的！對不起，請你恕我粗魯！我的妻子，以前也很愛我的。自從一進城，虛榮觀念，侵占了愛兒心腸，拋下這孩子，有兩年多不回家了。』他回答。

『你知道她的近況麼？』

『傳聞她已私自出走，不在城中。唉！她到那裏去？她知道我張着兩臂，等她回家，原恕她一切的污點麼？』他哭了。

『如此你很清苦了！』

『夫人，對不住！女子的心，真不可靠。』

『這小孩是你自調理的？』

『那自然。起初他哭得很利害，因為飲不慣煉乳。後來非但不哭，而且發胖了。』

『小孩的衣服，也是你做的？』 瑤華很奇異的問。

『是的。夫人！以男子做女子所能做的生活，極有趣！縫紉每每刺入指頭；爲了兒子，流些血，算得上什麼呢？』他頓了頓，接續說：

『可惜我很忙碌！晚上還能陪伴孩子；白晝就不行了。有時我正在軌上撥機，聽得孩子哭得響了，心

下怪痛的！可是來車客人的生命，都在我手裏，止可忍耐等一下。他，甚至哭得聲啞了！』

『你苦極了！倘你有所不足，我儘可幫助你。最好僱個乳媽。』瑤華望着撥軌手，候他回答。

『夫人，多謝你的好意！我正以男子能兼女子，驕傲他人；而且我決不願以至親愛的，授諸他人之手。』

瑤華默默靜坐，兩眼瞪住小孩。那蘋菓臉上，彷彿開演影戲。華屋一角，內有一隻搖籃，一個女人跪在旁邊，向籃中小孩接吻。女人並非別人，就是她，就是坐近壁爐的她。但是懷中的小孩，又是誰呢？她又彷彿小孩哭了，粉白的臉兒，漲得通紅，沒有一個人去理他，餓得一雙小手，向空中亂畫，可憐的無母之兒吓！她急急將他抱起，安慰他，用乳哺他。然而，哭的不像是她的兒子，哺的竟不是她的兒子。她的兒子。究在何方呢？

『倘你不信乳媽，不妨將孩子交給我，我合你調理。』她斷斷續續說。

『然而，夫人！我斗膽說句「不願」。他是我寂寞中的安慰者；設使離開了，我有何生趣？』他從袋中取表一看，說：『哦！又有別路車到。夫人請坐，我辦完了公事再來。』

他披上一件破大衣，冒雪而去。

室中寂寞如墟，炭火的爆裂聲，間時而作；各人呼吸，都聽得清楚。小孩臥在溫柔懷中，以為是他的母親，所以笑了，用指摸她的下頰，淚球滴在他的手上，他將要舐牠，她忙把手巾替他拭乾。

『快上車罷，要開哩！』站長進來說。

他們依舊不肯走。經不得站長幾次催促，瑤華低低向同伴道：

『明白了！我們還是回家罷！』

『很好！』兩人喉頭，也嗚咽住了，以下不說什

麼。瑤華將小孩放入搖籃；以袋中所帶的錢幣，一古兒放在旁邊；同小孩接了個最長的吻；直至站長第四次催促，方纔立起，面向小孩，倒縮出去，走到大門，迅速將門關上，不讓冷風進去。這是撥軌手正握着把手，立在軌道旁，只候他們上車。她竟忘掉向撥軌手道謝！

幾年以後，這路車上，常有個少年紳士，和一個少年撥軌手。乘等候交車的短促時間，互相叫一聲兄弟。有人說：「瑤華同老撥軌都去世了，這是他們的兒子。」

二九，七，一九二二。

秋 夜

月姊從海角溜出，銀色臉兒，羞得紅紅的；躲入林叢，由枝葉疎處，漏出隻眼，向萬物癡癡地傻笑。

草呀，樹呀，脫去「黑暗之衣」，上前迎接她。

平素自大的銀河，暗然失色；如何比得上她呢？於是請了雲師，將剪碎的輕羅，蔽了她的面部。

那知觸怒了風姨，替她吹去輕羅，耿光依舊四射，分外姣豔了。

此時人聲已絕。剩有那無知螽蟴，啁啾不住。

甘露自天半下降，想在樹葉上或草葉上暫行休息；一時收足不住，直跌至池畔蠡蛙們背上，把佢們生生打醒，大驚小怪直叫起來！

樹梢病蟬，正飢寒交逼，聽蠡蛙們鬧得可憊，着實罵上幾聲，不久也入眠了。

蛇哥藏身草中，選中一隻肥蛙，恰欲下手；不知如何給佢們知道了，一齊跳入河中，月影搗為粉碎。

老鵲在巢乍醒，睡眠昏花，見巢外銀光，以為天明，忙喚子孫起身；迨至巢外，方知還是子夜，乏趣地倒頭再睡。

紡織娘何等勤懇！靜心織布，向月姊說：『織成後送給你做件衣罷！』月姊連連道謝。

偏有幾頭中酒的野犬，聽得了這低語，便睜着雙眼，連喝：『好！好！好！』……

遠村雞聲漸起。月姊倦了，向萬物說：『晚上再

見！』一步步走下天去，

萬物也回答道：『今晚再見！』

一，九，一九二〇。

此
页
空
白

薄 暮

壁上的掛鐘，鏗鏘鏘敲了三下。火赤的太陽，漸漸向西了。樹上的知了，此停彼唱，真熱鬧呀！

『吃西瓜罷，爺爺！』一個九歲左右，頭梳着兩個抓角兒，身穿湖色衫袴的小孩，向環座中一位鬚髮半白的老者說。——『哦！壽寶你等得不耐煩了！你替我去揀個最大的瓜來，要甜；不甜，今朝你沒得吃。』老者笑嘻嘻撫着壽寶的頭。壽寶斗的立起來，左手將

中指在臉上亂劃；右手指着坐在老者後面的女孩，告訴老者：『爺爺！你看四姊她來羞我。哼！她自己昨天挑的一個，爛棉絮似的，滿口淡水氣。我從前擇的，那有個像她的一樣？她還來羞我，我倒不屑來羞你咧！』說得大家都笑了。壽寶一步三跳的跳進院去；一回，捧了個大西瓜，幾乎把他的胸部，完全遮去，雪白的手臂，映在碧綠的瓜上，格外可愛！瓜的重量，使他一步一頓再沒有以前爽利了！當他要跨過門限時，身子搖了幾搖，舉不起腳。老者連忙止住他；回首向他的四姊說：『阿四！還不去幫他！』那個十二三歲的女子，走前去，喃喃道：『你要不要嘴強？』又有幾個女子進院去，再搬了幾個瓜和刀叉之類，放在院中小桌子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把瓜切開，一份份分派好了，把一角紅肉的給壽寶。壽寶嫌小，搶了半個就走，叉都來不及拿，用指去挖；老者趕上去給他一柄銀叉。那婦人說：『壽寶你來，我不奪你的，讓我再

剝半個瓜心給你的爺爺吃。』壽寶果真將瓜送到她面前，道：『伯母你多剝些去！』他一開口，一滴不安分的口涎，從雪白的牙關逃出，經過紅紅的口唇，跌向瓜心去了；引得大家又笑了一陣！婦人道：『這瓜弄污了，換別個罷！』老者搖頭道：『不要換！不要換，壽寶的口涎是香的！』正說着，有人在院門上敲了幾下。壽寶嘴裏喊：『老伯回家了！老伯回家了！』放下瓜，將門開了，道：『果然是老伯！老伯，你回來這樣晚，瓜都吃完了。』他的伯伯指着他手中的紙包，笑着說：『你不許我吃瓜，我就吃我的饅子糖罷。』壽寶哀求道：『瓜還有呢！饅子糖交給我，我替你分派！』伯伯就交給他。他先數了數人數，把糖按人數分勻，拍着一雙小手，呼着：

『大家快來領呀！

大姊五粒；

二姊六粒；

三姊七粒；

四姊四粒；

五妹八粒；

萱弟十粒；

志弟十粒；

— 這十粒是我的；

那念粒是爺爺的；

老伯同伯母也每人十粒。』

說罷，反背兩手，候人來取。四姊笑說：『我比大姊小，應該多吃幾粒；如何反比她少！』『誰請你來羞我的，此時自當少吃些！』壽寶說：他的伯伯指着自已的一堆，向四姊說：『把我的也給你罷。』『壽寶不料有此一着，呆呆望着！老者就拍拍他的頭：『怪可憐的！你將我的拿去，慢慢兒吃！』壽寶纔歡天喜地把糖袋下，依舊去吃瓜。

吃完瓜，開了院門，大家「雁列」而坐。門外高

牆對峙，直延至河邊，一條街穿牆而過，街下便是河，一個很大的碼頭，正對院門，微風入街，吹得牆上的牽牛，搖搖擺擺，此根勾了彼根，彼根纏了此根；河中歸帆，迅的在兩牆間駛過，轉眼給牆根遮了不見，隱約還聽得呼呼的水聲。此時大家一聲不做，壽寶也『正襟危坐』，彷彿有甚心事的；止有那扇扇聲，枝頭蟬唱聲，草際蟲聲，天空雁聲，遠遠的山歌聲，遙遙的寺鐘聲，犬聲雞聲，風聲松聲，間時而作。老者憑椅假睡，壽寶的大姊姊，入內取了件紗馬褂，輕輕替他披上；他開了開眼，點了點頭，又閉上了。壽寶漸漸耐不住了，一溜煙溜上街去。老者問「到那裏去？」他說：到吳家去。老者叫他留心脚下拌跌，他答應着去了。原來吳家就在近鄰，相隔不過二三百步路，停了一刻，小孩笑嘻嘻挽着一位十四五歲，穿全白衣衫的女郎而來。他的姊弟大家迎接上去，都說：『少誠姊來得真好！吾們正在入定似的靜坐，想你今朝爲甚不來，

你却來了！』少誠見過壽寶的祖父，伯伯，和伯母，坐下。大家夾雜談起來。壽寶在旁插不下嘴，急得走上那個前去按嘴，那個又講了，少誠也故意不理他，他真急了！恨恨的說：『我請少誠姊來，原想請她奏琴，吾們唱着玩的。誰料你們嘴健！』這一句不打緊，倒把他們的話兒笑住了。大姊二姊抬了一隻風琴，放在少誠面前；少誠先按了一回譜，接着大家和唱起來。掛在牆角牽牛上的斜陽，睜了一雙俊眼，向他們微笑，把一縷餘光，照了他們。歌是：

秋色晴明，風冷冷，

長天無片雲：

蟬弔梧桐葉有聲；

雁列縱橫，

幾陣飛過平林？

爲恐新涼坐近君，

靜聽蟲鳴淒清！



校舍對面，有座小小山峯，峯角上有片橫一丈縱七八丈的平地，平地臨街的一端，用朱色鐵欄欄住了，兩旁有兩條釘牢的長木，脚有二尺多高，用以代凳，凳的後面，兩排朝笏似的樞樹，濃蔭蔽天。東望去，里昂城近在脚下，阿爾俾斯高山，隱現霧中；北面高高的鐵塔，和聖母堂上的金像，聳入雲間；南向則一帶叢林；把什麼都隱去；回首仰瞻，小峯直立在後，好像一帶彩屏。陽光從峯旁射入，樹影向東而指，半黃樹葉，照得似黃金一般，秋風過處，呼呼有聲；枝頭既乏殘蟬，草際也無寒蟲，僅有凋零的月季，還支持得住，徐徐吐其餘香。暮景蒼茫中，隱約有三個小孩，排成一隊，一個年事稍長的——十二三歲——在旁喊：『立正，開步走，……一，二，三，四，……』是孩子們的母親罷，那坐在凳上望着孩子們笑的，有位十八九歲的少年，依身樹上，兩手托住了下頷，一眼不剩的看

體操的小孩，看他們，從此端走至彼端，真的，連他們一共走幾步，每人下脚的輕重，大小，式樣都記得而且畫得出了！他想：『他家的孩子真福氣！雖則沒有父親；然而不離母親一步！不像……』忽然間他覺得自己的身體漸漸短了，頭上挽着雙角，足上穿的，也非皮鞋了，是雙小孩穿的花花的緞鞋。他似乎覺得這時是吃西瓜時候了，他同姊弟們圍住桌子一起吃。耳旁還聽得祖父說：『不要換！不要換！壽寶的口涎是香的！』老伯敲門進來，給他一包糰子糖，他就派大姊五粒，二姊六粒，……呀！以下記不起了！四姊好像是四粒，因為經過一番爭論，所以還記得！……唉！這樣清坐是乏味的！我去請少誠姊來罷。他一步步走下小山去，他還指點得出何處是高牆，何處是街，何處是河，他竟忘記足下走的是山路。他急急走至校門，有個墓碑立在他面前，上刻「某某府君之墓」，他駭了一跳，這不是他祖父的歸宿處嗎？他再仔細一望，

有墳墓？只是一條坦坦大道！迴首看，後面的姊弟也不見了！猛抬頭，街旁樹上的葉子，正是「半就黃落」，月兒從海角走來，用銀色的寶光，照射着他的灰色臉兒！

三十一·八·一九二二。

（注：無錫土話稱祖父為「爺爺」。）

此
页
空
白

羔 羊

爲人類祝福而犧牲生命的羔羊，

笑迷迷安慰着自己道：

『我的血，鮮紅；

我的毛，淨白；

我的誠心，可能贖盡衆生罪孽？

上帝？我將親近您了，

在我死後，

進您的天國時。』

慈悲的牧師，

執着閃閃的利刃，

爲牠禱告。

牠快樂以致泣下；

但是，牠想：

「天國何在？

這刀便是上帝！」

跳 舞

『倘使我手裏挽着很美麗的女人，同她跳舞，如此的纖腰，如此的玉手，水汪汪的眼睛，「羞人得得地」想望我，又想不望我，脂粉的香氣，一陣陣送進鼻來，這是如何可喜的事啊！跳舞完了，同她一起走進咖啡館，吃些點心，她能吸酒，那更好了，紅酒，甜酒，麥酒，葡萄酒，香賓酒，三十法郎一瓶，五十法郎一瓶，甚至七八十，或一百法郎一瓶，隨她歡喜的吸，

吸得她微微醉了，面上蒙了一層紅雲，那時，我同她接個長吻，替她披好外套，扶她上車，送她回家，或者就……』X君如此想，於是招集了同志，學跳舞了。

跳舞師請着了，每週幾時，每時若干酬資，都已訂定，至於校中功課，好在每天早晨，差不多總在九時上起，晚些離牀，不妨事；金錢可向家中去討：只須說此地生活程度，這麼樣高，照以前的預算，決決不能對付，或者，說此地有個很用功，很有志氣的同學，窮得太可憐了，連膳費都繳不出，我一時動了惻隱之心，借給他若干，弄得我自己拮据到了不得，再不然，打個電報回去，假託我生病，等錢用，更有效力，可惜不能常用！

『一，二；一，二；……』十多個穿得極時式的少年，體操似的排成一隊，一個跳舞師在旁喊口令，『一，二，一，二，』。『一』，右足向前進一小步，右足足跟恰好並在左足足尖上；『二』左足照樣進一

步。跳舞師不絕的吶『一，二，一，二，』他們也不絕的前進，跳舞師忽然不喊了，他們也驟然中止。如此練習了幾小時，幾乎走了半夜；平時決不耐煩了，於今反而不覺疲勞，弄猴子似的，分外高興，X君尤其熱心！

一月後，他們學到了幾種跳舞式。那一夜，跳舞師帶來個女子，據說也是他的學生，把十幾個人的眼睛，睜得有銅鈴大，血管也幾乎爆裂，靜候跳舞師介紹給那個。終究，跳舞師看X君熱心面上。替他介紹了，X君『歡慰平生』，和她跳舞，第一次帶領女人，心中未免吃驚，腦子昏昏的，心臟跳個不住，面色變白或變紅了，沒有鏡子不知道，然而這不是病態，萬不致跌倒，或腦充血的！

明天，X君纔洗完臉，無情的午膳鈴已搖動了，X君並不奇怪，因為這並不是第一次，已是第『………』次了。下午索性靜養了半天，然而那天晚上，一

種『？』病，X君却是初犯。

『閱來照，清瘦異常，想係用功過度之故！吾兒能自勤奮，固是可喜；然亦宜有分寸，不可過於好勝，致傷身體！茲寄上麥精魚肝油兩瓶，此物藥性溫和，補力奇偉；吾兒務體父母之苦心，數萬里外郵寄之不易，每日按法服食，毋使間斷……父字。』本來X君近日面色焦黃，飲食減退，有人疑心他生了暗病，勸他延醫治療；有的就知道他犯了一樁只有自己知道病根，和只有自己可以醫治自己的『？』病！

跳舞師將幾種流行的跳舞式教授完了，此後便是實習時間，便是X君始願初償的時期，X君平日雖則精神頹唐；一俟電燈初上，時式衣服一換，皮鞋重新擦過，香水灑遍全身，大衣只穿半件，半件披在肩上，同幾個同志走出校門時，彷彿新上戰線的銳兵，勇糾糾，氣昂昂，與日間不同。

晚上跑舞回來，却又發生了大問題，校門關了，

原可叫開；可是給 Y 姊與 Z 姊知道了，向家中一告訴，那糟了！X 君如此擔心，他們三人去國時候，X 君的父親，托 Y 及 Z 照應 X 君的；以 X 君的智慧，居然想出辦法了，回時，不向大門走，在校後一帶一人高的鐵欄上，爬進來，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只是爬的時候，X 君很留心欄上鋒利的鐵尖。

秋季開學。大家都進了正式學校，只有 X 君，尚是『中流砥柱』『與眾不同』，然而在幾個月前，X 君所寫家信上，早已說起此事，並且把學費多少，書籍費多少，車錢多少，除了現存餘款，還短多少，寫得詳詳細細。X 君幾次推測利害。忍心減了跳舞時間，去進學校，還逢人就講，表明他的用功，三星期後，X 君忽想調到再高幾級中去，此事很啓 X 君的同校同級朋友的疑心，或者以 X 君的聰明，有飛速的進步，在課堂上，却又看不出！直至讀了 X 君新抄的課程表，方纔明白。X 君想去聽課的那班，一週中只有兩

天從八時上堂，下午却除了星期幾和星期幾兩天外，都空着！

X君去國已多年了，家裏很指望他回去；他自己也以為學成了。當他收拾行李，準備榮旋時，在櫥角裏找出兩個魚肝油瓶，一張模糊的字紙，X君面上紅了一紅，微微笑了一笑，把瓶向石階上一拋，魚肝油流了滿地，着實滋補了一羣蒼蠅；又在一隻小箱裏，取出一張半身美女照，X君向牠望了半天，向貼肉的袋裏一藏，末後，收拾了幾箱文學書，都是昨天X君化了數百法郎，向舊書店中買來壯觀的，汽車既來，X君扶着欄干，很緩的走下去，X君因犯了『？』病，以致如此的。X君一面走，一面想：『昨夜同她分手時……』

十四，十一，一九二二。

迷途的鳥

1.

迷途的鳥在空中叫着：

「白雲漫漫，
何往纔是宿地？」

高山不改；

流水依舊；

一切都靜默着，

任牠哀鳴徘徊，
更無同情的應答！

2.

牠原有無限的天真，
牠原有百沸的熱血；
到如今只留得一腔悲抑！

牠的巢呢？

秋葉般給風吹毀了。

伴侶呢？

瓦解般離開牠了。

牠單身在生命之路上踟躕着！

3.

牠倦了，

停立在岩石之上，

用那珊瑚色的腳爪

向石微叩着：

『石呀！

倘使你覺得寂寞呢，

我願爲你的朋友，

我們同是孤獨者呀！』

誰能信石有靈性？

她默默無聲！

4.

牠走到溪邊，

一朵落花正浮在水面；

牠嗚咽着問：

『飄流中的香艷者呀！

請你收我做你的僕人罷！

在無限止的旅程中，

或有安慰的需要呀！』

落花無知，

靜靜逐流而去。

牠終於失望了，
從新飛起空中。

5.

牠想：

「倘有誰愛我的羽毛和歌音，

我願和他相伴終身，

即使他閉我籠中

羈束我的身心！」

但是人們只想吃牠的肉，

飲牠的血。

牠何敢將牠所思，

向人們訴說！

6.

遠樹蕪蕪；

煙霧淒淒。

迷途的鳥在空中叫着：

『白雲漫漫，
何往纔是宿地？』

四，二，一九二四。

此
页
空
白

赤心的故事

那天赤心煩悶極了，從岩洞——黑暗而冰冷的——裏走出來，茫茫前途，橫的豎的，廣的狹的，蛛網一般放在面前，都在那兒喊：『來呀！來呀！』赤心決不定走那條路好；他想：「無論那一條都好；或者檢最闊的走罷！」於是，他走上人生之路了！

人生之路最闊，最平坦，兩旁的樹蔭，幾乎把陽光遮得一絲不漏，鳥兒和閒蟬酬唱着。蜜蜂姊妹營營

的在他耳邊飛過，很俏皮的說：

『來呀，

可愛的赤心！

我們家裏有甘香的蜜，

可以請你吃呀！』

赤心走得原有些倦乏了，乘機道：『蜜蜂姊姊呀！我很願到你們家裏去。但是，誰駝得起我呢？』姊妹攬奪着；後來，給妹妹搶得了，把赤心駝在背上，向芳草道聲再見，一起飛起空中。

從人生之路端到牠們家裏，有極長的道程，要經無邊的沙漠，撐天的高山，陰森的叢林，廣闊的平原，大小的河，深淺的湖，終點，還須跨過一個比太平洋大十倍的——有人說還不止這些——孽海。

蜜蜂的房屋，彷彿一座迷樓，奇異而玲瓏的；合族聚居一處，協力謀生，不像貓呀狗呀，爲了一兩根

肉骨魚骨，就吵嘴相打！蜜蜂姊妹家裏，收拾得比別家更清潔些；雪白光潔的壁，映着桃紅的臉兒，真是天上神仙呀！赤心住在她們家裏，她們伏侍赤心，比伏侍自己更周到些；新製就的蜜，先請赤心嘗了，方肯自己吃。所以，同居的蜜蜂，常同她們開玩笑，說：『唉！可惜我不是赤心先生！』她們紅着臉，逃入房中，躲在暗裏嗤笑，心中快樂極了！

百花又不知開謝了幾回，赤心在她家裏住得厭了，天天問她們有沒有好玩的去處，一天，她們很早起身，喚起赤心，說：『我們趁太陽未出以前，到幸福先生家中，去玩玩罷！』蜜蜂姊姊立在左邊，挽起赤心的左臂；蜜蜂妹妹立在右邊，挽起赤心的右臂，同踏白雲之階，向前而去。途中，蜜蜂妹妹乘姊姊他顧，把臉貼在赤心的臉上，偷偷的說：『幸福先生很慷慨，倘你向他要什麼，他無有不給你的。』

幸福先生接見了來賓，赤心就告訴他要討些東

西，幸福先生果然很快樂的允許了，領他們到一個庫裏去檢擇。那個庫，差不多占有半個月亮那麼大；有仰了頭看不見頂的那麼高。赤心歷來目中所見的，耳中所聞的，心中所想的，都可在庫裏招到；而且還有十之八九赤心所不知道的。幸福先生謙遜地道：『東西鄙陋，請隨意拿些罷！』三人商議了半天，蜜蜂姊姊選了一枝不老之枝！蜜蜂妹妹取了一瓶駐美之水；赤心指定了一座歡樂之宮。幸福嫌他們拿得太少。隨手替他們添上幾樣；並向赤心說：『先生指定的宮，讓我使些神力，把她移到孽海之濱，清流之旁，那兒風景很好！』他們喜謝回家，略略收拾，即日搬入歡樂之宮去住了。

歡樂之宮，是一座占有數百畝大，百十層高的房子，大理石的牆，黃金的門，象牙的窗格，代替玻璃的水晶，宮內陳設，都是百獸骸骨彫刻成的檯凳，最奇異的，你走到宮中無論何處，隨你腳，地下自能奏出

不動而好聽的音樂，同時放射出一種香氣，使你嗅了不得不笑！宮的對面，有個浩無邊際的孽海，宮旁有條清流，清流裏的水，不住的向孽海流入。一至夕陽西下，餘光反射海面成血色；清流之中，反晶瑩空潔，虛若無物。赤心攜了蜜蜂姊妹，對海坐着。赤心譜着曲，蜜蜂姊妹時和時不和的唱着，海鷗看幾乎看得呆了。

蜜蜂姊妹忘了她們的工作，天天同赤心一起玩，自從進了歡樂之宮以後，太陽依他不變的路程，東升西落，海濤忽起忽落，始終不變形式。清流裏的水呢，依舊不住墮落。宮中的勝景，奇妙的音樂，似乎不過如此；笑得也倦乏了；無怪赤心不耐煩咧！他邀同蜜蜂姊妹，重訪幸福，再想討些新鮮東西。

赤心告訴幸福：『似乎有人向我說，世上有件器具，用了可以泛浮水面，叫做…團；不，叫做…幹，…不，不，不是，……叫做……』蜜蜂妹妹插口道：『莫

非叫做船罷！』引得大家都笑了；赤心一面笑，一面點頭，幸福先生說：『容易得很，跟我來檢罷！』三人來到一處船廠，大門上仿着佛家口氣，題着「普渡衆生」四大字。裏面藏着不少船，帆船，汽船，獨木船，遊艇等等；有的正在裝修，有的已經油漆；有的是鐵做的，銅做的，亞鉛做的，木的，鋼的；最裏一間，都是黃金做的。『黃金性堅韌，金做的船，名貴極了！帆船更好玩，我檢了一隻黃金的帆船罷。』赤心如此想，向幸福說了。幸福替他下了水；急急再進船廠，捧出一張破榻，氣吁吁的告訴赤心：

『無論一秒一分，不可離開此榻，當你們在船中時！』

赤心很驚奇，一個全金船的船主，同他的女友，坐在破舊不堪的松木榻上，合式嗎，然而看幸福先生說的鄭重，却又不敢不答應。幸福又叮囑三人：

『船順風時，比逆風更宜留意！』

新霽，海上陰霾盡掃，太陽分外溫暖，真是出遊的美機啊！蜜蜂姊妹打扮得齊齊整整，挽着赤心，走下船去。下船時，碼頭上有不少的人們，向那船指手畫腳的批評，一見赤心，都哀求着；有的說：『主呀！如此美麗的船，我從沒有見過，讓我上去參觀一下罷！』有的說：『主呀！我有巨大的神力，勤儉的天性；倘你們要時，收了我做你們的僕役罷！』赤心都不答應！衆人逐漸散去；只留下一個老者和個少女。兩人穿得很破舊，海的風，吹得他們抖了。老者道：『主呀！收了我父女兩人罷！世界下確無我們的插足地了！倘你不肯收留，我們惟有…惟有一死！』兩人都哭了。赤心只是不允許。老者嘆了一口氣，說：『啊！死了罷！人生之果！』起來，向海中跳去。那少女拉住了他，說：『爸爸！等等！我們一起死罷！』蜜蜂妹妹看不過了，說：『呀！何苦呢，來罷！』赤心也想着「普渡衆生」的話頭，好在只有父女兩個，就答應

了一起上船。

金的豪光，從兩人眼中直傳到心裏。把飢寒驅除了。老者替主人料理一切，心中常存着一個不可告人的思想。他的女兒，受了蜜蜂姊妹的恩惠，脫去舊裝，穿上新衣，更加美麗了；心中也常懷着一個不可告人的念頭。老人想：「黃金真可貴呀！我將近老死了，死後，……何不乘此機會！」女兒也想：「將近出嫁的貧女兒呀！嫁盞呢？乘此機會罷！」某天早上，她起來，海的風將她叫醒了。她隱約聽得後艙有斧鑿聲，走去一看，竟發現一件奇事，同她所想要做的一樣！原來，她的父親，執着利斧，把金桌的腳截斷幾寸，一塊塊放下袋子裏。老人聽得有人走來，連忙停手，雖則他只看見親生的女兒，臉上不禁也紅了！終於，父女各吐心事，商議定了，日夜抽空做他們所要做的事，像今天一樣。桌子腳截完，截凳子，各樣完了，就鑿船舷；好在他們的主人，自朝至暮同座在破榻上，

不輕易離開的！

黃金船的帆布，飽受着風，駛得似飛一般。孽海的沙濤，被船衝破，成了兩條白痕，向後退去。海風吹在身上，彷彿浸在春天的陽光裏，舒暢極了！赤心在得意中，忘了幸福的叮囑！

夜中，不幸的黃金船，被風力的壓逼，觸了暗礁。經父女兩人斧鑿得七洞八洞的船壁，讓海水自由灌入；船尾漸漸沉下，船首漸漸升高。三人自夢中驚醒，攜着破榻，奔到船首；眼見父女給巨浪空身捲去。蜜蜂姊妹說：『飛罷！我們挾住了赤郎飛罷！』『黑暗中飛向那裏去呢？風勢如此大，抵當得住嗎？』姊姊回答。三人一聲不響，扶着榻，等死。最後船首也向海底去了，三人跌在海裏，破榻也拉不及，蜜蜂姊妹的翅翼，沾了海水，要飛也不能飛了！赤心原會游泳的，可是現今帶了兩個姊妹！巨大的浪，給癡狂的風逐來，併力向三人頭上壓。赤心兩手支不住姊妹的重疊，

麻木得像針刺一樣。這時，有件東西忽然觸上身來，三人就不顧利害的握住；那東西帶着三人浮開去。

三人醒來，身子已擱在淺灘上，手中依舊握著那東西。借着晨光一瞧，唉！原是張不值錢的破榻，竟救了他們生命！晨曦射在榻面上，反映著，比黃金還美麗些！蜜蜂姊妹晒乾了翅膀，挾着赤心，向故鄉飛去。

幸福得信來望赤心。赤心將始末告訴他。幸福說：『誰叫你不留心呢？赤心呀！我此次帶了一件東西來，替你壓驚，請你收了罷！』一面呼侍者送上個小小的淨白花瓶。水晶的座子，裏面養着一枝盛開的大紅玫瑰。侍者推門未進時。香氣已佔了各人的嗅覺。赤心喜得直跳起來，嚷着：『吾愛！吾愛！』幸福笑道：『用心！用心刺來刺你！』言畢，告辭回家。

赤心愛玫瑰極了，讀書時，供在案頭；就寢時，供在牀頭；思索時，放在心頭；幾幾乎把患難交的蜜蜂

姊妹忘去！他常常癡想：「我化了蝴蝶罷。可以常常立在花上；不，蝴蝶有時要離開她的！做蚜虫罷，日日伏在花瓣下面；不，蚜虫於花有害的，給人瞧見了，不捺死也要捉去！還是化做瓶水罷，把自己的脂膏，去養肥她；不，瓶水有時而乾，有時而換，不能久聚的！所以，終不如變作花托的好！日夜擁着她，親着她，她榮，也榮，她枯，也枯，同生同死，豈不妙麼？」

玫瑰在瓶中，靠了水的滋潤，能支持幾時呢？那很容易測度。不過，一星期，兩星期，至多也不滿三星期的！赤心愛玫瑰的程度，却與花的盛衰為比例：起初，不覺得什麼；既而，花漸漸開了，漸漸生愛了；花最盛時，赤心險些為花顛倒；然而，諸位，瓶中的玫瑰，靠了水的滋潤，能盛幾時呢，不久，老了，謝了。赤心的愛情也滅了。直至玫瑰落最末瓣葉時，赤心的面，早已不向她了，赤心的心，不知給那個引誘去了；只有，那容易涸燥的瓶水，掙着殘喘，陪著玫瑰，送她

的終，私下淌了幾滴冷淚！

玫瑰死的那晚，歡樂之宮走了火，大小的房子，大半捐給火神了，燒得真快！蜜蜂妹妹最靈敏，從歡夢中驚醒，奔入赤心的房間，推醒了他，然後再喚她的姊姊。烟的瀰滿，直使人哇氣不得；眼睛再也張不開；淚，像瀑布一般瀉下；火舌在四處亂伸，和豺狼捕了可憐的山羊，伸舌吮血，有何異樣呢？三人手攜手的也沒有看清何處是窗，是門，只檢無火處飛去。吓！不幸的他們，撞着了牆壁了！吓！你想，這樣猛力的撞，安得不頭破，血流，暈倒地下，給火燒死呢？他們畢命於此了！然而，不，不，你看，牆上竟撞了一個洞，他們從洞中逃出去了！何等奇異呀！什麼大理石的牆壁？什麼黃金的門？什麼象牙的窗格？什麼代替玻璃的水晶？都是紙的，紙做就的，可笑三人竟被牠欺蒙到如今！

赤心受過更劇的驚恐，在蜜蜂姊妹家病倒了。他日想到以前種種，使他笑也不好，哭也不好，只呆呆

的痴想，心的痛，彷彿廚手下除鱗的活魚，去一鱗，心下一痛，百骸一冷，毛細管裡的血，根根在那裡澎湃，跳動！昏迷時，常喊着玫瑰：『吾愛！吾愛！』蜜蜂妹妹意謂是喚她，她就跪在赤心牀前，頭擱在赤心的枕邊，說：『我在此地！』赤心驚醒了，一看，雖不是玫瑰，心中痛苦，似乎輕減了不少！他再不放蜜蜂妹妹的臉離開他；蜜蜂妹妹也不願離開他！

蜜蜂姊姊從大門直嚷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先生雖沒工夫來，却已給了我藥了！』她把手中一個不滿一寸長的小瓶，向赤心揚了一揚說：『爲了你奔走死了！猜猜看，這藥叫做什麼？』赤心只呆呆望着。她的妹妹搶在手中一看，喊道：『原來叫做淚之魂！小小瓶兒，能敷幾回吃呢？』『不，你去取碗沸水來，把淚之魂滴一滴——只可一小滴——在裏面，立刻變成溫水可吸了。若不用沸水，或多滴了，吃下肚都要冰的。幸虧先生還說，不可讓瓶跌倒。淚之魂流

了出來，要有禍的！』姊姊說：『什麼禍呢！』妹妹問。『幸福先生不曾告我。你去弄給赤郎吃罷！我還要到對海高山中去採消愁草咧。』姊姊說着走出去。赤心吃了淚之魂，果然清醒了許多。他要了瓶來，看了一看，隨手放在牀頭小几上。他覺得蜜蜂姊妹待他真好，蜜蜂妹妹更可感激！他張着兩手，輕聲喊：『親愛的！』這時，蜜蜂妹妹紅着臉，也俯下頭去。兩人接吻的當下，蜜蜂妹妹的脚尖，不留心把小几踢翻了，瓶倒在地上，淚之魂涓涓流出。她連忙去扶，已不及了；她把衣服去拭乾她，那裏及得神祕的淚之魂的漲力大呢？她才試乾一寸，牠已漲了一尺。不一刻，淚之魂已漲得和牀沿一樣高了。赤心屢屢呼着：『你去罷，讓我一人在此地！』蜜蜂妹妹那肯走！赤心不住的呼；淚之魂不住的漲；蜜蜂妹妹不住的拭。

終究，兩人葬身於淚之魂中！

二十六，一，一九二三。

夢 中

在半眠狀態中的我，
居然入夢了：
彷彿獨自一人，
向迷茫的前途奔跑。

是一條廣漠無涯的道路；
灰沙蔽蓋着，

沒有樹葉的濃陰，
沒有嫩草的點綴，
平平地施展着；
無一座半座的農房，
無若斷若續的遠山，
一望千里，
只見近處遠處，
黃沙連天；
呀！死般靜的，
前途！

我：
不敢向後回顧，
因為這太使我驚愕了，
茫茫平沙，
正留着我的足跡，

也不願向左右而望，
這更不如回顧了，
未曾受得風擾的沙粒，
平鋪着，
一毫餘印都沒有；
我低了頭，
捧了心，
疾向前走，
我不知我走到何處去，
但是立不如走，
走！走！
或有出離這沙漠的希冀！

天上：
太陽給濃雲藏去；
未曾盡滅的殘光，

竟無力透出雲陣，
默然地好似睡了。
雲的顏色，
非黑非白，
是銀灰的，
是慘白的，
和遠沙接吻着，
和遠沙接吻着。

沙沙！沙沙！

這是我的足聲，
翻唱着和我的心音；
餘外……別無所聞。
恐怖的心充滿胸中，
我無暇回想，
我無暇自悲。

癡癡地走，
雖則我的腿重得縛鉛一般，
走着，
終日向前走着。

在遠得幾乎望不到的平地線上，
隱隱有高出的，
一個黑影。
是一羣飄泊無定的駝隊罷？
是一所流浪牧子的天幕罷？
或是一叢森林？
或是一個村落？
像黑暗中望見燈光，
像餓時嗅得肉馨，
像失途的鳥復見他的伴侶。
我，沉迷在希望中，

醉了！醉了！

走，快走，

如兒童趨向慈母，

我竟奔了！

但是……

呀！失望呀失望！

不是駝隊，

不是天幕，

也不是森林村落；

是，呀！

一個，

一個同我一樣孤獨的墳墓！

牠沒松柏的幕蓋，

牠沒有弧形的墳岡；

但有離離淺草，

遍洒其上；
而且，
最奇異的，
墳頂上有朵盛開的玫瑰，
傲然自得地微笑，
她的旁邊，
有根極細的竹枝扶着她！

這花：
好似比種在金玉盆中的要枯樵些；
然而她的面顏，有
太陽將出時東方紅霞的美麗；
她的姿態，有
微風吹過含露將放的荷花的窈窕；
香，
有蘭的清幽，

梅的高潔，
醴酒般的麻醉性；
亭亭立在綠茵之上，
微笑着。

我忘了！忘了！
忘了我尚在沙漠中，
忘了她的足下
伏着那可畏的墟墓！
在沙漠裏孤獨奔走的我，
在失望，疲勞，無限寂寞中的我，
得遇這個墳墓，
便當我的歸宿；
墓上而有玫瑰，
更是我的福地！

我兩手張着，
兩眼睜着，
呼吸急促着，
不由自主地
伏在這墓上。
當我的鼻
輕輕地湊近玫瑰時，
一滴冰寒的淚
跌入花心中。
花，忽顫動了一下，
我於是驚了，
迅地起立，
呆呆望着。

我的目眩了，
有萬千金星爆着；

我的耳鳴了，
有無數銅鈴搖着；
心，
像被旋風捲起空中，
蕩着；
血，火般烈，
飛向四處，
使我混身發燒而抖着；
我已失了感覺，
重新倒在墓上。
稍稍清醒過來，
我模糊地問：
『花呀！
是東風還是西風
裝得你燦爛如許！
睡在你脚下的是位

鬢髮花白的老者，
是血氣方剛的少年，
是笑的主，
或淚的友呀？
你又給誰植在此地，
冷冷清清的獨自一個？
莫不是墓中人餘恨未熄，
留你做個悲慘的紀念？
在這無滴點雨水沙漠中
你又何從而得生命之泉？
莫不是墓中人的骨髓培養着你，
使你成長？
你爲什麼只是笑，
不回答我？
插這細竹的又是誰，
難道沙漠中還有不幸的流浪人麼？

不！不是？

你爲何頻頻搖頭？

【告訴我罷：

我已離棄煩惱的塵世。

但是安樂之境

還遠在何處？

我已經迷途了，

徬徨着，

徘徊着，

我不願打擾墓中人的佳夢，

請你告訴我罷，

這是何地？

回去？

我是不回去的了！

前進？

我豈肯捨你他去？
嫩草柔軟得絨單一様，
你的神祕的香味
勝似催眠之歌，
在這沙漠裏的福地上，
睡……睡一回罷！
倘你不……………
……………
…………… 』

我又進了夢中之夢！
睡睡！
直睡至醒時！

三十，二，一九二四。

此
页
空
白

在 無 錫

(一) 公園中的將軍樹

公園中的將軍樹，可以算得老了，他看見滄海變成桑田，桑田變成滄海，興衰存亡，形形色色，都在他眼底。朋友，你倘不信我這句話，我不妨『平心靜氣』走到將軍樹下，把他全身縐紋一數，再向每個縐紋觀察，他們必以他們所見的告訴你。朋友，你想：那樹腹內居住的螞蟻，不是很多嗎？然而樹的聞見，樹的

感觸，正比螞蟻多上幾倍，腹內容受不了，所以載到縐紋中去，盡縐紋的全數，還不敢貯藏，於是每年脫皮若干，將陳舊腐爛的棄了。

天上的烏雲，如此密佈，隆隆的雷聲起了；閃閃的電鞭現了；風吹樹枝，顛顛地搖擺了；雨沖樹葉，淋淋地洗淨了。一閃之電，直射到枝葉茂處，照得比太陽還亮些；他的抑鬱·憂慮，與暑氣同消了，寂寞之心，也活動了，而且歡迎蟬哥的高唱。斜陽睜起將睡之眼，發出鮮血似的紅光，駭得陰霾亡命而奔。老樹的伴侶也來了，是十念位少年學生。真樸實吓！穿着細夏布長衫，戴着玳瑁邊眼鏡，上面是大英牌香烟，下面是白帆布皮鞋，絲襪的閃光竟和亮漆的手杖相伯仲，頭髮滑滑，衣香陣陣。我正在假睡，給空氣推醒了。老樹向我說：『喂！笨伯，知道嗎？夏布是國貨；眼鏡是拒絕沙塵的利器；烟類能提醒精神，他們整日用功，腦筋倦了，所以不可不吸。絲襪和白皮鞋，正是

夏令衛生用品：香水雪花膏，有却邪避虫之功。不然，如此酷烈的斜陽，晒在皮上，不怕燥裂麼？地上如此泥濘，不有手杖不怕滑跌麼？吓！他們真不愧為學生，社會的模範人羣的策進者！』

他們坐下，泡幾壺清茶，很快樂的談天。神情澹泊，將樹上唱蟬看得呆了，險些從上面墮下。他們的言語，除了本國話外，還有英文德文。然而我總聽不懂，我是低能兒，有限的程度，如何聽得明白呢？況且他們多才，竟一句中包含了三國文字；就是中國語中，也添入許多新名詞：是專名詞吧？又不像；是代名詞吧？確乎用以頂替一人或一事的。他們真留心社會問題，教科書本上有限的知識，豈足供人生的應用？並且『切身利害』的男女解放問題，如之何不講呢？樹葉振搖得更利害了，半小時前所承受的雨點，此時再向下洒，直落在志士們的頭上。他們似乎專注着一件什麼東西，並不發怒，輕輕將絲巾拭去了，頭都不

回。我想正所謂樂而忘水了。我以蝸牛賽跑似的眼光，依着他們的鼻尖望去，噫！原來如此！

人有了眼睛不看，豈非呆嗎？女子的美醜，天生就給人批評的，那個俏，那個村，那個淡淡梳裝，那個濃施粉脂，那個帶着一本書，那個拿着西文報，都像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先生們。同時樹又告訴我：『喂！笨伯！那女士手中的書，不是 Aesop's Fables嗎？如此高深吓！那女士手中的報，不是 19, May, 1912 的 Times 嗎？如此考古吓！再看這穿粉紅衣的，不是也拿着一張紙變黃色字畫模糊的法文報 Le Temps 嗎？你真是井底蛙，見不得世面！』他們施施然向西而去。志士們『目逆而送之』，甚至有忍心離開了新泡的茶，追隨而去的。

斜陽終至睡着了。大地蒙了一層黑幕，什麼都看不清。只有大樹的葉兒，依舊呼呼地嚷着；樹的身上又添了一條縐紋。

(二) 警察

警察的天職第一須扶助人家，

警察不是像那將軍樹嗎？他植立廣場，伸張全數的枝葉。使日光不曬到游人頭上；警察也如此，站在崗位上，指揮車馬，使他們不相沖撞。有時還有餘力扶助人家，以他們比較起來，扶助人家是最要一着。

那一天，是給我一個極深印象的一天，我住在朋友家裏。飯後出外遊行走過 X 橋兩條十字路的交點，便是 X 橋。笨伯的記憶力很薄弱，彷彿橋堍有個崗位；或者是弄錯了，因為一眼望去，那裏有半個警察老爺的人影。這時有部人力車，載着個大腹婦人，和一個七八歲模樣的女孩，拚命從橋堍滑下，車夫不住喊，車鈴發狂似的。同時在狹小的橫街中，也冲出一部人力車來。可憐兩旁的房屋，遮沒了他們的視線，橋上的車夫那裏料到橫裏有車，橫裏的車夫也一樣不知道；等到互相看見，儘力停步，然而實在收不住了。

兩乘車子終至相撞了。車子翻了。客人跌了。那女孩的頭恰巧打在婦人的腹上，澎然有聲，女人立刻面孔失色。那橫裏車上的坐客，好似一個教員，費盡心血換來的一件夏布長衫，從領到底撕作兩片。我想：教員的錢，固非易得，倘是那婦人因墮崩產，就有生命之憂了！十字路口，總須立位警察，方免危險。我正在疑慮，果然有位警察老爺從茶店中踱出，不問青白，將車夫痛打。旁人看不過去，上前勸和，他口口聲聲說：『先生，兩脚馬不懂規矩。真可惡，非打不可！』我想走上去問他：『警察老爺，你在服務時間躲入茶館，是那一條規矩？』

我把這意思告訴旁人，旁人拉住我，不願我去觸犯虎威；但是我平素最愛近的是虎，最愛殺的是虎。怕誰？老實不客氣走上去說了。警察老爺的心雖慈藹，面皮還老，倒轉常和貧民皮肉接吻的短棒來打我。我就冷笑着說：『我和你見警佐去。』拉他走，他

又不走了。他的棍垂下了，他的威嚴，也減少了。於是我依旁觀者公意，請車夫仍舊拉他們的坐客，各走各路。警察老爺盯住了我一聲不做。我向他說：『對不起，你這種「尸位素餐」「狐假虎威」的下次留意些！』唵，他的面皮居然也會紅的，他竟不敢對我「手無寸鐵」的平民發一發威！

這一來，就攔了許多時間。匆匆步出FK門，忽聞笑聲振耳。原來有個孩子立在途中大呼道：『白面麻子！搶了我的銀元去了！白面麻子！搶了我的銀元去了！捉呀！捉呀！』俄而有個上穿警衣，下穿青袴，掩面從弄堂逃去。真妙呀！今天遇見兩樁奇事，而且同是「維持風化」的「以身作則」的警察老爺。忽地有人向我肩上一拍，回頭一看，就是在X橋勸我者之一。彼此招呼了，他拉我到遠遠的地方。向我講：『這兩天賭風大熾，X橋下的站崗先生，他本在樓上同人推牌九；這位先生，穿警衣掩面飛遁的先生，他……』

…。』我不禁疑問：『私賭，搶錢，還了得？』他笑嘻嘻答道：『足下真是書生之見，天下只有強字，那有法字？』

吓！低能兒吓！推牌九湊局，人家銀錢，他去……不是成人好事，扶助人家嗎？警察原以扶助人家為唯一天職的。哈！哈！

二九，四，一九二三。

我 要

1.

倘我有這神力，

我就驅逐這地球，

向彗星去相撞，

使那**名·利·富·貴**；

男·女·老·少，

事事物物化爲塵灰！

2.

倘我有這神力，
我就把這劫後餘灰，
在天河中洗滌清潔，
從我的意象中，
再造出一個
比較光明些的地球來！

一，三，一九二四。

齊芳娘

Un mari peut abandonner sa femme, une femme son mari, des enfants ingrats leurs père et mère; un père et une mère ne peuvent pas abandonner leur enfant, quand tout l'univers l'abandonnerait.— Henri Bordeaux,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s Roquevillard)

欽古橋高高聳起斜陽裏，灑滿青苔的橋身，映着日光，變爲金色。橋影蕩漾波上：閃閃爍爍，縐成無數曲線。垂柳俯首河濱，鬚端浮水，引得遊魚爭啄。樹蔭下，稀稀地坐着幾個乘涼的，微風送來，隱隱含笑聲。半頹的碼頭，斜臥橋邊，石級歪缺不整。小河中的水，自橋洞衝出，觸着石級，散作圓紋，漸浮漸遠，以至不見，齊芳娘坐在靠近水面的一塊石條上，緩緩洗着衣服；衣服雖已百結，顏色依舊很白，拂着水藻，風吹綠麥似的隨倒隨起。她有時停着手，一聲不做的呆想；有時仰視天上；有時回首看着岸上一間極破舊的小屋；淚珠掉入河內，打成極大的圓圈！圈圈相纏，好似桃花落水，染得半河皆紅。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老遠走來，立在橋上，氣憤憤地喊道。

——齊芳娘！洗了半天還沒有洗好！家裡浴湯沒有燒，洋燈油也沒有加，難道隨牠去了？

——佑官！可憐齊芳拉了屎，這樣般熱的天氣，

不給洗清，又要和上次一樣，生出蛆來了！

——哼！吃了人家飯，幹自己的事，法子真不壞！我問你，你究竟肯不肯回去？倘要伏侍你的癡子，對不起，你也不必到我家來了！

齊芳娘低低歎了一口氣，絞乾了衣服，提了籃，危顛顛起來，到那間破屋裏，放下了東西，空着手，隨小孩過橋西去。太陽把臉兒擱在遠山上，從山凹裏偷偷窺望。薄霧自河上升，籠蔽一切，轉瞬不見了兩人，只有河中流水，淙淙瀉着！

松蔭蔽了半園。池中的魚，在水藻下伏了一日，乘太陽西落，浮出水面換氣。父親靠着池欄看報，瘦長的影子，倒映水中，母親坐在草地上，弟妹們圍住了她，聽她講故事。伯父不住地踱來踱去，有時走近祖父身旁，低低說了幾句，祖父放下烟管，微微笑着。祖父老了，雪白的鬚鬚，輕輕在空中飄動，坐着，很和

藹地看兒孫們；一縷細烟，從煙斗中噴出，化作無數小圈。勤懇的伯母，雖則懷着胎，還拿了針盤，做些鍼線。弟妹們聽了一回故事，唱了一回歌，忽然想起了捉迷藏，就昵着母親做籤。母親把一手放在裙下，屈了一指；一手伸出給大家捻。那屈着的指，可巧是蕙芳捻了。應該她做盲者。大家用手帕蒙了她的眼睛，送她前行幾步，迷了方向，讓她去摸。蕙芳年紀不過八歲，很伶俐，因為她怕熱，母親替她把頭髮修短了，和男孩一樣，祖父戲叫她芳哥，大家也就學着叫芳哥。她穿着全白的衣裳，蒙了眼，在油綠的艸地上，摸來摸去。有時弟妹們輕輕走近她的背後，把她的衣角一拉，迅的逃開，她回身撲了個空；有時故意老遠地喊芳哥，她依聲追去，他們早已避開了。蕙芳身體很胖，跑又跑不快，摸了好久，終捉不到一人。她向艸地上一坐，氣吁吁喊：『不摸了，不摸了，』休息片刻，又立起來。此時立在池畔的父親，因湊林隙漏下的餘

光看報，向右走了幾步，艸上未免發出一些聲音。蕙芳以爲是那個伏在那裏，縮手縮腳地走近池去，大家望她發笑，父親也放下報看她。她靠近父親時，兩手一張，抓着了父親的腳管，大家笑出聲來。蕙芳想這次捉到了，扯下手帕一看，却是父親，她自己也不覺笑出來！她低下身去，跨坐在父親的皮鞋上，身子向裏，兩手抱住父親的腿，一起一蹲，騎馬似的玩着，短短頭髮，依着笑下上跳動，顫個不住，大家笑得更利害了！父親說：『快些再去摸，他們要說你沒用了！』蕙芳依舊不去，好像沒有聽得。父親又笑說：『你再不走，我要把你當皮球踢了！』把腳稍稍擡高些，嚇得蕙芳帶笑逃去。伯母替她結上手帕，再摸。祖父道：『你們欺她年紀小，我來幫她！』順手牽住了她的姊姊靜芳，接着高聲喊：『芳哥快到此地來！』靜芳又是發極，又不敢用力掙，終究給蕙芳撲住了，大家便硬派她代蕙芳。

一會齊芳娘進來問：

——夜飯要開在那裏？

——那邊桌子上罷！伯母回答。

齊芳娘把碗碟等物，放在離樹林稍遠的矮桌子上，——因為近了樹林，恐怕樹上有東西落下來，——什麼都佈置好了，反身將走。

——齊芳娘，你抱延官去喂他一些粥，我懶得緊，省得我自己動手，母親一面說，一面把坐近身旁的延官傳給她，

大家仍舊玩着、坐着，那初出釜的晚餐，太熱了，不能下口。

齊芳娘抱了延官，靠近着桌子坐下，哄他吃，但是他也嫌燙，兩人默默地靜等着。齊芳娘左腿上坐着延官，左手挽住了他的腰，右手托了自己的下頷，雙眼遠遠地注視着玩耍的小孩們；雖則蓬蓬勃勃的熱汽，從她面前一隻小碗中噴出，射到地面上，她也不

覺得。她近來顛額得很厲害，茶飯無心，常常垂淚。她摸摸延官留着的胎髮，說：

——啊！你們不知幾世修來的，生在有錢的家裏！

延官不懂她的話，只摘她的鼻子玩，有時把她的眼皮翻起，藏匿着的淚珠，隨手跌出；她任他去弄，延官只是對她癡笑，原來孩子家懂得什麼呢！

她看見；靜芳向父親討點心錢，蕙芳、若瑚、若瑛、若璞、家驊、家驥、家駒、諸姊弟，也圍上前去，父親一一都給了，只缺着蕙芳；蕙芳急得什麼似的，幾乎哭出來！伯父說：

——芳哥到此地來，我來給你。

蕙芳跑前去，伯父果然給她，而且比他們所得的還多。祖父把蕙芳抱起，放在膝上，身邊取出一只銅匣，裏面裝滿了口香糖，拿幾枚放入蕙芳口中。蕙芳玩弄着雪白的鬚鬚，偷偷把自己的短髮，和長鬚編成

了一辮；不提防祖父仰起頭來，幾乎把鬚都扯了，笑得祖父輕輕地打她的小手，齊芳娘看了，兩眼一閉，滴出幾滴淚來！

——粥不要過分涼，喂給延官吃罷！母親吩咐。

——齊芳娘正在呆望，好似沒有聽得母親的話，隔了一兩分鐘，纔向延官道：

——此刻涼了些，可以吃了。

延官湊着飯碗，一聲不做地吃。齊芳娘替她剝了幾隻鮮紅的酒煮大蝦，放在粥面上。吃了一刻，他們也來了，團團圍住桌子坐下；幾個怕熱的，拿了碗箸，散坐在石凳上，緩緩地吃。

——現在齊芳怎麼樣了？祖父問。

齊芳娘眼睛又紅了一紅，險些吊下淚來，微微歎了口氣，回答道：

不瞞老爺說，孩子是沒希望了！以前癩雖癩，還

沒有這樣凶。現今人都認不清了，上同我同他換衣服，他不問皂白，亂抓亂咬，弄得手上臂上，許多傷處？……

齊芳娘正待說下去，延官要吃醬瓜，她夾了一塊給他；恰巧佑官手裏拿了封信，從園外進來，齊芳娘隨手拉張椅子給他。他一面坐，一面把信交給父親，說：

——父親！這信稿還可用得麼？

父親接在手裏，略略看了一遍，把稿紙還給佑官說：

——還可以用，只是你母親要請瑞姑來玩幾天，什麼又忘了，沒有寫上？

——騰寫時添了上去罷！佑官接着信稿說，

齊芳娘候他們講完了，纔接着說下去：

……慕農先生真好心腸，他替齊芳看了好幾回，開了幾張藥方，一個錢都不要我的；但是吃了也無大效。我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像老爺少爺奶

奶等時時周濟我，給了我們母子的飯米，零用外，還給了齊芳幾套衣服，我此世……

——這算得什麼呢？伯父笑說。

——上回老爺給我的馬寶，真是仙丹，齊芳吃了，果然清醒得許多！

——倘是有效，你還可拿些去！祖父道。

……多謝老爺！像老爺這樣，真是老壽星，菩薩轉世，……

此時有人在園門口一張。佑官高聲問：

——誰呀？

——是我！

進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穿得很樸實，面上略帶幾分驚惶，低低道：

——我來尋齊芳娘的。

齊芳娘早已望見了，問：

——桂姐！有什麼事？

——齊芳又在那兒大鬧了，衆人弄不開，只得來喊你！

——齊芳娘！你就回去一趟罷？母親說。

齊芳娘放下了延官，回答都來不及回答低下頭，疾忙同桂姐趕出園去。

太陽徐徐走下山去，天空只餘一縷鮮紅的霞痕。

一羣人聚在欽古橋畔，小屋旁邊，蚊蠅遇了魚腥似的，嗡嗡不絕；有時一陣狂笑，把樹上的鳥都嚇跑了，有時一陣怒罵，把屋上的瓦都震動了。——人羣中心，便是那被人玩弄的癡子，齊芳。

他右脚上有條鐵鏈，鏈的別端，鎖在一根同他大腿彷彿粗的柱上，因為鐵鏈還不十分短，他可以跑出屋來；他的頭髮，和灑水的鷄毛帚一般，重重污垢，堆積如山；一件夏布衫，早已撕做兩片，一片掛在胸前，一片掛在背後；右方袴管，給鐵鏈牽住了，沉在底下，

左方的却高高吊在半空；臉上塗着不少顏色，紅的也許是血，黑的也許是灰塵！懷中抱着一個枕頭，抱得很緊，屢屢同他接吻，嘴裏喃喃道：

——我的心肝寶貝的兒子呀！

一陣極猛烈的笑聲，在人羣中爆裂出來。癡子走到屋外，悠地朝石階坐下，百十隻旁人的眼睛，不約而同改了方向。階隙裡有窩黃蟻，一部分正在外面運糧。他用枕頭去阻塞蟻們的歸路。蟻中伶俐的，就在枕旁或石隙中逃進窠去；蠢笨的確乎受了大驚，滿地亂走，惶急可憐！

看衆靜着，只有微笑和驚奇留在面上。

——這可以吃的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弟弟玩着說。

他真的移開枕頭，把小指挖入洞中，驅出一大羣蟻；他吐些涎沫在指上，用指膠蟻，送入口內，微微嚼出脆聲。大家面色變了；尤其是婦人，婦人面上手

上都起了雞疹！同聲喝他不許吃！一位老者，順手打了那開口的小孩一下，道：

——可惡！弄出了人命便怎樣？

小孩哭着逃了。

他又立起，踱着方步，頭兒亂搖，彷彿一位學究先生。靜穆的空氣中，又浮滿了笑聲。他突然馳向一女子，嚷道：

——喂，陪我去睡罷！

拍，拍拍！癡子臉上，早着了幾掌，一種含有淚音的罵聲，超越笑聲而入於耳中。大家助着罵。女子紅着臉，含着淚，在罵聲裏走了。

這時，人羣的一角，起了紊亂，兩個人衝進人牆——便是桂姐和齊芳娘。

癡子不認識他的母親了；但是他看見多了兩個人，鬧得分外起勁。他拉着母親的手，喊：

——我們拜堂去！（註：結婚，俗語叫做拜堂。）

拜堂去！…拜！…興！拜！……

他硬要母親跪下。桂姐嚇跑了。齊芳娘紅臉，用力掙脫了手，走進屋內。他也跟了進去，但并不去拉他母親，只在床底下端了一個晚上給他拉屎用的小馬桶，重至外邊。大家的眼睛，張得像銅鈴。他跪在場上，兩手漸漸把馬桶捧起，忽然將牠戴在頭上，像隻大禮帽；黃色的污汁，夏雨般瀉下。

可怕的笑雷，激怒了癡子。

他疾忙拉下馬桶，拿餘汁向人亂洒。大家東西奔避，嘴裏不絕地罵，——罵癡子，還罵癡子的娘。齊芳娘從裏間跑出來，手裏拿着根硬柴，喊：

——齊芳；再胡鬧！我要打你了！

但是，她不敢逼近他，而且那隻高舉硬柴的手，抖得和她的語音一樣。

——我要打你了！還不住手？……

她眼中的淚，也想出來看看怪劇，所以她滿臉都

潮了。面色，比銀還白。

大家老遠——污汁洒不到的地方——圍住癡子；笑罵雜然並作。

事有湊巧：一個賣白糖蓮心粥的小販，挑了重擔，從橋西走來，看有多人圍集一處，一時好奇，竟停張望。乒……！接着一陣碗蓋墮地聲。從癡子手裏擲出的馬桶早中了粥擔。小販立刻要同他拚命，給看衆勸住了，說明他是癡子；然而那肯罷休呢？終究，一位看客，拉了齊芳娘，叫她賠償他。她那裏來錢？他那裏肯減少一些——二千三百文？無論如何，差處總在癡子身上，當然要賠償的！齊芳娘求他讓她向她主人借到了錢再還他。可是他不相信；而且不是立刻得着錢，他永世不放她那被執的手臂！齊芳娘開始哭求大衆幫忙。「譬如看一回猢猻戲，終始要出錢的，」大衆的良心如此想，手就不由自主地伸進錢袋去。『有了就還我！』『有了就還我！』給錢時，千篇一律地

說。錢夠了，小販臨走，還故裝不樂，道：

——終始虧了不少血本！

大家也哭喪着臉散了，或者因錢袋減輕的緣故！
癡子了手，呆呆地僵立着。

齊芳娘把碎碗片掃入河中；卜通卜通的水聲，正
和鼻中的嗚咽聲相酬唱。

桂姐縮手縮腳地走進門，輕輕向陳媽道：

——媽媽！齊芳娘有空麼？

——平日倒沒有多大事；可是今晚大奶奶發動
了，（註：臨產初痛，俗名發動，）個個侍候着，她那
裏有空？

——但是，媽媽！他家……

桂姐面上現出驚慌顏色，兩手不住相揣，啞啞地
想說下去，却又不敢，一恐犯了人家忌諱——雙眼釘
住了陳媽，胸部起伏得很利害；終於她說：

——他家有事！

——當然，有事纔來喊她；但……

母親從裏面出來，向陳媽低低道：

——齊芳娘一人扶大奶奶不住，你去幫她一下。

母親回首看見桂姐，笑說：

——呀，桂姐！我沒有看見你！今朝大奶奶發動了，大家很忙，我還有許多事要指揮他們，恕不陪你了，你坐一忽兒去！——向陳媽——陳媽，你爲什麼茶都不敬？

母親反身進去；陳媽倒過茶，跟在母親後面；只留下桂姐一人。

桂姐坐在椅上，一手端着茶杯，一手靠几托住了頭，向一盞明亮的保險燈，望着出神。

牆外一陣亂鑼，夾着許多腳步聲，奔過去。

桂姐心一驚，身體一抖，傾出些熱茶，茶灑上手，她纔覺得，放杯在几上，微微嘆了口氣。

鐘鳴二下。

遠遠的打更聲，隱約飛過高牆，鑽入她的耳朵；還有冷冷的犬吠聲，使她的淚，不禁落下！

鐘鳴三下。

不但齊芳娘沒有看見，連陳媽也不出來。桂如想是失望了，等也無用；開門回去。

.....
齊芳娘從裏面出來，向壁上掛鐘看了一眼，自語道：

——已經三點半了！王醫生爲什麼不來？莫非深夜她不出門的？我還是坐在此地等她罷。——

齊芳娘剛巧向桂姐坐的地方坐下。但是她那裏知道桂姐來過？她更不知道桂姐特地來喊她回去！她看几上有隻杯，杯裏有些半冷的茶，她把牠吸了。這茶，就是桂姐喝殘的。她也呆呆的望着保險燈，

牆上的掛鐘滴滴搭搭地走

塵沙給風吹起，滿園亂跑，發出沙沙沙……，秋雨打窗般的聲音。

靜莫的夜色，單調的夜聲，使陷入愁網的齊芳娘，漸漸入睡。

她開始做夢了。她夢見：齊芳英爽勝人，騎着高頭白馬，披着綢衣，執金鞭，揚揚而來。背後一頂轎子，轎子裏坐着一華裝少婦。轎後擁着一大羣僕從，大家走至她面前停立。齊芳下馬，親扶少婦出轎，齊向齊芳娘下拜。齊芳娘一望，原是她的新媳婦。連忙扶他們起來，不提防自己脚下一滑，跌下去；吃驚醒來，什麼都沒有了！

鐘聲依舊在耳邊！

她又夢見一羣惡魔，擒住一個人，——那人面目很糊塗，認不出是誰；但是呼救的聲音，却很熟悉，——用一個絕大的火把，燒他，頓時焦了，她駭呆了，僵立在旁，羣魔燒了那人，反身來捉她。她拚命飛奔，

羣魔中一個跑得最快的，早追上來，伸出一臂抓住她的後領。她用力掙拒，一手摸着魔臂，覺得滿握是毛。一駭醒了，毛臂還在手中。她迅地跳起一看，原來摸着一隻貓，她依舊坐下，抱貓懷中，貓一動不動地靜伏着，喃喃誦經。

牆外一陣亂鑼，夾着無數脚步聲，奔過去。

她打了一個寒噤，搖了搖頭，嘆道：

——誰家不幸呀？失了火？

她連想到剛纔的夢，不覺大驚。懷中的貓，忽地跳下。她含着淚音，說：

——一旦齊芳像貓一樣。從我的懷中……

門外有不少人聲，獸環也角，角，角，響了幾下。她想：這是醫生來了。門一開果然王醫生坐着轎擡進來。她上去把轎簾一揭，王醫生含笑出來。齊芳娘引她入內，轎夫們坐着閒談。

.....

齊芳娘出來預備湯水。

一會，一陣嬰兒啼聲，挾着喜氣，灌進各人耳朵。大家臉上蒙着笑簾。

只有，那不幸的齊芳娘，坐在爐旁垂淚，嘆道：

——又是一個來享福的！

桂姐這次進門，恰逢齊芳娘提了水壺從廚房裏出來，兩人遇着了。桂姐氣吁吁道：

——你家有事，快回去！

齊芳娘一驚，水壺幾乎墮下，說：

——我進去告訴一聲就來，我們同走；好在孩子已經落地，沒有什麼大事了！

火光耀得救火的和圍觀的面上，胭脂般紅。鑼聲，呼聲，風聲，房屋倒地聲，嘈嘈雜雜，好像急雨瀉檐，振耳欲聾。保豐典的風火牆，經不過火力，忽地崩裂：久被限制的火星，橫飛噴射。牆恰倒在齊芳娘家

屋上。根舊椽攔不住重量，也就塌了一半。

——快救癡子！一陣尖烈的呼聲，從人羣中發出。

一個少年，奮身跑進煙火裏去；好幾次火瓦劈面打下，他左右巧避；一陣濃煙，把他罩住，只見他的頭頂，東西搖動，不滿三秒鐘，都不見了。

——快救癡子！快救癡子！縱然很熱地喊，再也沒有第二人敢跑進屋去！

呼拉拉！齊芳娘家的殘屋，又塌下三分之一。隔壁保豐典的火，被三四條水龍逼着，伸舌向牠進發，於是牠也着了火。

河中的水，給各水龍併力吸入，刺刺地響。不幸，內中一條水龍的龍槓，忽地兩斷，馬上有三四個人奔過欽古橋去，尋覓新槓。他們跑得太快，衝入人羣，來不及讓路的，都給他們撞倒了！靠近矮橋欄的，立不住脚，五七人吊下河去，可巧天氣不冷，沒有危險。

一陣狂風，把火星捲起半空。保豐典的庫房，也着了火。典當裡所存庫的，衣服木器是大部分，你想，如何經得起火？以前夠大的火，得着新的燃料，火焰騰騰地加高了兩三丈。心驚胆碎的看客，齊聲喊了出來，甚至有誦佛求救的。

然而那進內救癡子的勇少年，還沒有出來。

水龍噴射率原來不強，加之以橫風，龍頭雖然描準，水線却斜向他處；水向火落，非但無用，反而替他助威，越澆越盛。

那個捨身救人的少年，看來是焚死在內了？你看，齊芳娘家的房屋，又塌了好些；即使那未塌的，也都起了火。

天哪！那在濃煙中滾來滾去的是什麼東西呢？柏！柏，柏柏！幾響之後，「殘留一息」的正樑，弔下半段來，冒火發煙，天上移星似的，迅地阻住那在煙中滾動的東西的去路。

——是人呀！是人呀！

火叉鐵鋤弄了一陣，果然抓出一個人來！那人已經窒息將死。大家放他臥在河邊石上，讓他受些冷氣，幾位老婆婆在旁看守。

桂姐垂頭喪氣走來。大家問：

——齊芳娘呢？

她一聲不做。

——真沒有用！快些再去喊！——

桂姐踟躕一會，反身再去。

東邊的火，稍為衰了一些，有一兩處已經澆熄。白煙蓬蓬而起。西邊的，彷彿發狂一樣，「方興未艾」。齊芳娘家適在保豐典西，西邊火熾，當然是燒的他家！

——啊唷！……

一種慘厲的呼救聲，從煙火中射出。

——救人呀！救人呀！

大家齊聲喊，却是沒有一個敢動手的。

——啊唷！……

呼聲比前更響亮，而且發抖了！

——我去救他！——

這話好似青天霹靂，直進人耳；大家不約而同的回頭望去，原是那受傷幾死臥在河邊，纔回過氣來的勇少年，儘力呼出這聲：他真怒極了！想直起身來，終歸倒下；雙眼睜得銅鈴般大，銀朱般赤；兩手向天亂搖；半焦的殘髮，披在額上，震動得利害，幾乎根根衝起！他一次，二次，…直起身來；一次，二次，…重倒下去！

——我去救他！我去救他！

終究，他迅地立起，順手搶了一柄斧，暴風般直馳進火中去…火焰被他一衝，頓時又冒高兩三尺！

齊芳娘同桂姐奔來，走上欽古橋，方知她家也着了火。她心下一急，自橋頂跑下，脚底一滑，一座二十

七八級的石橋，從第一級直滾至地上，滿臉都沾了泥汙。嘴裏不住的喊：

——齊芳在那裏？齊芳在那裏？

大家不敢答應，人聲反而低了下來；只有水龍刺刺地噴水和狂火把殘餘物亂吞！她向火直跑，竟要跑進火裏去！

——看住她！看住她！大家嚷。

有不少人把她叉住了。她盡力掙撒，終敵不過衆人。她跪坐地上，喃喃念經，又在地上滾了一刻。啊！她已急瘋了，淚反而流不出來。

東邊就熄的火，忽然復熾，火焰夾着灰燼，飛舞空中！幾乎比西邊的還高。那西邊的，兀自不服氣，也加高了數尺。

齊芳娘家的房屋，又倒了一部分。煙陣薄處，隱約望見兩個黑影搖動擺撲。

齊芳娘家的房屋，完全倒下！

不一刻，有一火團，從火中滾出，原是一個人，徧體着火，滾至外邊，就不動了。大家奔集施救；尤其是齊芳娘，她不顧生死地上前緊抱，口中喊：『齊芳！齊芳！』如此，那人身上的餘火，反給她撲滅。那人已是昏去；齊芳娘緊抱不放。大家沒法，把兩人都扶到河邊去。

火見無物可燒，稍稍減了些威勢，誰知一陣風來，逼得牠向西亂竄。齊芳娘家的西鄰，是升雜貨店。大家着了急，齊力把雜貨店的東牆拉倒，以阻火路；那幾位看守齊芳娘和那人的老婆婆，也冒冒失失，前去幫忙。

火勢依舊很利害。

亂鑼自遠而至，幾十支火把，燒得和白晝一樣，這是遠村來助的兩條水龍。然而雜貨店終究着了火，火勢更興盛起來。不久，把齊芳娘後對門的銅匠作也燒了。

火焰在空中婆婆而舞，像雲，像霧，像生龍活虎，像握了金葉，走上高山，向下散擲。非但布帛木器，遇火成灰；就是磚石瓦片，也都燒爲細末。每一東西爆裂，火星隨之四射，喳喳錚錚，使人心驚。

幸而天降了一陣雨，火熄了！

一部分老婦，回至河邊，見那人已醒。那人說：

——我第二次去救齊芳，自己已受了傷，給煙一悶，跌倒在地，那時心頭還清，就地滾至裏面，尋着齊芳。齊芳衣服都已燒光，他在地上亂滾，火却滾熄了。匆促中我忘了他腳上還有鐵鏈，拉他想走，反給他拖倒。我連忙用斧去截。不提防他一手把斧攔去無意一擲，擲在火力最強的所在，當然不能再去拿了。我就用手去扭他腳上的鎖。又誰知他拉了我的手，亂抓亂咬。那時房屋塌下，我們正壓在底下。我想事已無望，倘若我還不走，白白送了自己性命，就拚命滾了出來！

說時，伸手給大家看。果然傷痕纍纍。

火勢漸漸衰頹。這時的水龍，纔見效用。射一處，熄一處。不到一頓飯工夫，火熄了，只有白煙瀰天而起。

——齊芳娘呢？一個人說。

大家吃了一驚，四下招尋——連河裏都去淘過——那裏有半點蹤跡！幾位看守的老婆婆，知事不妙，私下溜了！

尋了半天。大家疲倦不堪，也就模模糊糊散去。

明晨幾個乞丐。在瓦礫中爬出兩個互相緊抱的尸首。面目已成一片，一個脚上有段半斷的鐵鏈，一個似乎是小脚。

一七。一〇，一九二三。

此
页
空
白

羅馬古蹟

羅馬！羅馬！羅馬！你今在何處？

你留下這偉大的殘蹟，（註）徒令人唏噓！

像筆立的山峯，

像腫胖的象足。

是中斷的 Apollon 拉滿的弓，

是半截的 Jupiter 萬能的杖，

蔓草佈着，

茵苔蓋着，
啊！羅馬遺下的山谷中的引水橋！
我崇拜你，憑弔你，感動以致涕泣！
你經過了多少驚濤駭浪；
你擋過了多少冰陣瀉雪；
烈日，火一般曬着；
寒風，刀一般削着；
飛奔的歲月，棄你而去；
你孤獨地存着！
倘你向你的故主墓中看時，
那枯陋的白骨，
恐已與土同化！
就是衰老的『你』，
卓然挺立，
做濁世的砥柱，
所見的不過是些陰險凶詐，

所聞的不過是些嘆泣咀罵；

你終日冷眼旁觀，

默不作聲，

但我知你的赤心

沸水似的煎熬着！

古橋，吾友：

人生：浮夢！

註： 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禮堂背後。

二三，三，一九二四。

此
页
空
白

閃 電

天氣沉悶極了！空中佈滿了烏雲，濕風陣陣吹來，不過下午四時左右，天已黑得和傍晚一樣。我坐在房中，並不做什麼用體力的事情，還汗如雨下；背上東一處發癢，西一處發癢；頭腦昏沉沉地想睡又睡不着；書當然讀不成了，走近窗口看閃閃電光在烏雲中四竄；偶而在衣袋中摸到一封纔到而還未開口的信，就拆出一看。信是伯父從中國寄來的：上半封講

些家常。下半封講些故鄉情形，我都不十分留意；但是讀到末一段，却把我的怪癖打動了，無端悲傷起來！信中寫的是：——

『……前在吾家傭工之華媽媽，自其子根寶瘦死「遷善局」後，悲哭成盲。上月其鄰王家失火，延及彼屋。樑折屋傾，媽媽逃避無方，遂葬身火中。火熄起尸，焦黑至如墨炭，其狀極慘！媽媽守寡三十年，零丁孤苦，育其遺腹子根寶以至成人；根寶長大，不務正業，瘦死局中，使媽媽憂傷失明；人謂否極泰來，根寶既死，禍根亦去，媽媽或能安享餘年，不意爲火所焚！媽媽生前待人相善，心地忠實，竟不得善終：嗚呼！天道之謂何？……』

我讀至此地，再也無勇氣讀下去了；淚絡續跌下。我放信在衣袋中；向一張椅上一躺，閉了眼。迴想已忘的過去。

那天也是一個夏季的下半天，不過沒有今天這樣沉悶。

我洗過了浴，小姑替我把頭髮重挽成了雙叉，我拿了一柄扇子，徐徐走到伯父開的店中。伯父正同賬房銀寶叔（我對他的稱呼）和教過我書的李鑑秋先生閒談。李先生是常到店裏來的，所以我向他招呼了一聲。我管我玩，捉蒼蠅咧，弄米蛀虫咧，毫不畏縮。停了一會，伯父問我今天吃什麼點心。我說：『回芽豆罷！』伯父最愛我了，雖則兩個堂兄弟——他的兒子——每天下午同我一樣有點心吃；但是要吃什麼點心，却由我擇定的，我說吃那一樣，就三個人一齊吃那一樣。一個夥計出去買了三份回芽豆，給了我一份，把兩份送了進去，——住宅就在店後，房子很大。我放下扇子，爬上一張靠市櫃的高椅，置豆櫃上，坐着一粒粒細吃。

斗地有個婦人衝進店來，直跪在伯父面前。大家吃了一驚，定睛一看，那婦人原是華媽媽！

她口口聲聲說：『大先生（鄉人稱伯父如此！）救救命！救救我的苦命！』

伯父叫她起來，她不肯起來；伯父就說：『你再不起來，我不聽你的話了！』

銀寶叔也道：『媽媽！有話立起來緩緩地說！』於是她立了起來。

我忘記了吃豆，回首呆呆望着。她的面色灰白得可怕，兩眼朱紅，淚像潮般湧出，半舊的紗衫袖上沾滿了眼淚鼻涕，髮髻也半散了；她說話時渾身亂抖，聲音也斷斷續續的夾着嗚咽。

她說：『……根寶又給人吊起來了！打得半死！大先生！救……救我的命，救救他……他的命！唉！我養大他是不容易的，我半條老命都在他身上……大先生！行好事的替他說一說情，上天保佑你老人家！』

我今世不能報恩，來世做牛做馬……』以後的話聽不清楚了。

大家方纔明白：那位根寶先生偷東西不留神，又給人家捉到了弔打。

『拿了誰家的東西？多不多？』伯父問。

這時她抖得更利害，灰白的面上起了紅陣，頭幾乎垂到胸口，併力從喉中發音，答道：『是……是橫街……張……張府上的……兩隻錫……燭台……和一隻銅香爐……』

『東西現在藏在那裏？』

『在裕康當裏！』

大家靜默了幾秒鐘。

我重新回過頭來，正想吃豆；伯父忽然喊我：『阿壽！你到效愚伯伯家裏去好好地說：原賊既然可以查到，就不必十分弔打；看媽媽平日面上，放了根寶罷！』

她聽了這話，歡喜到了不得，走近我身邊，哀求道：『壽官，求你快去說罷！回來我請你吃東西！』

我呢，我原來捨不得這豆；但是一想：到張家又有大蜜棗吃了——他家開茶食舖的，——連忙放下豆就走。華媽媽跟出店門，一轉眼不知到何處去了。

我到了張家，向效愚伯伯說了伯父的話。他立刻答應了，連連說：『我差人去說！我差人去說！』還笑嘻嘻地送我十幾個大蜜棗。我歡歡喜喜告別出來；一看時候還早，就向更棚走去，想看看熱鬧。

更棚在橫街西頭，是一座一開間一進深的平屋。門和牆塗得漆黑。屋裏也沒有窗，太陽只曬到門限上，一種陰森之氣，令人見了心寒！屋裏把蘆席割成兩部：三分之一隔寢室；三分之二隔為膳室，會客室，和弔賊場。牆角有隻行灶，一堆柴，一張擱板，和幾個瓶罐碗盞之類。室中有兩根並列着的大樁，樁上各掛着幾根皮鞭：這都是治賊的利器。

往時我也常常散步到此，走入更棚中坐一回，更夫趙二總倒給我一杯茶，請我吃些瓜子，同我談談天。這次可真不同了！屋內屋外聚滿了人。我那時不過十一歲，人又短，力氣又小，簡直沒法挨進門去，我姑且用力向人羣裏鑽。一不留心，把一個站在後面的看客的辮子帶在我的紐子上，身一移，把他的辮子拉了一下。他立刻回過頭來，糟了！這班穿短衫的先生們，豈好輕易觸犯的？但我並不逃，他回過頭來，我一望，原來是李根大——鄉中一位流氓首領。他一見是我，連忙笑道：『壽官！你太矮了，一定看不見，讓我來攬你！』他一面說，一面蹬了下來。我就爬上去，跨坐在他的肩上，他立了起來。根大身材極高大，因此屋內所有動作，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一面緩緩吃我的蜜棗。

更夫們早已用細麻繩把根寶——那賊——的手指一個一個扣緊了，合成一大結，將他吊在左面的一

根樁上。他離地約摸只有二尺高，可是兩隻腳上，各繫了一塊大黃石。因為麻繩太細。一收緊時，已經根根陷入肉裏；加之身子和黃石的重量，於是每個指頭腫得和葫蘆一般，兩頭大而中間細，似乎立刻要折斷了。根寶上身裸着，下面也只有條短褲。他雙眼緊閉，或者是羞於見人罷！他的面部全浸在汗，淚裏。腿上和胸口各有十幾條紫痕，當然是皮鞭的功績了！渾身是汗，是泥，鼻下掛着兩條將斷未斷蛛絲似的水鼻涕，正像他主人的命運一樣，在空中搖動！腳下也有幾處涕涎，引得蒼蠅亂飛。右腿上有幾處已碎，鮮血涓涓流着。我再也不能形容他的面色；說牠是青，却有些黃；說牠是灰，却有些紫；總之在平常人面上所不能看到的顏色，我今朝看到了：他全身搖着；不，實是抖着！他低唱着；不，實是嗚咽着！

樁的右面立着一個更夫，左面是李湧泉——張家僕人——手中都拿了皮鞭，一起一落向根寶身上

沒有紫痕處打：這不是心存惻隱，不打紫處；湧泉正在高呼：『不要打已紫的地方，我們擇好皮肉上打，定要打得他無處不紫，成了一個紫人兒！』每一鞭着肉時，根寶鼻子裏只輕輕哼了一聲：彷彿一隻正在吸血的蚊子，給人拍了一掌，於臨死時噏的叫了一下，因為聲音太小了，從不引起人家注意；根寶也如此，根寶的哼哼萬不能激起觀客們的慈悲心！觀客們的心裏或者想：『賊骨頭！你不做聲？詐死！加力打！』可是怕結賊怨，所以把已到舌端的說話硬吞下去。人類相待原是如此的！打了十幾分鐘，兩人都乏了，大家一聲不做，室內充滿了死氣！

根寶微微張開眼向大眾看了一眼，重新閉上；嘴裏模模糊糊地說：『善心的爺們，給一些水我喝喝！』這話原說得很低，很薄弱而且戰慄的；不知如何感動了慈悲的看客們，一個個面上起了一層雞膚！或者此地太寒了；真的，此地太寒了！

獨有那打根寶的更夫憤憤地立了起來，英雄般叫罵：『水？哼！老子請你喝鹽鹵！』人打傷了一喝鹽鹵，不上一年半便可送終的！他更然跑進去捧了一大碗出來。

看客面上又起了一陣雞膚，而且有些灰白了！有幾個婦人掩面而走！

湧泉幫那更夫硬把根寶的口撥開了，正將舉碗灌下。

『住住住！一聲銳利的呼聲喝止了他們，……』
『趕人不要趕上，做事不要過量，不許幹這種傷天害理的舉動！』一位老婆婆挨進室來如此說。

『行行善事罷！』看客們也不約而同地求。

那位婆婆奪下碗，把鹵向地上一潑；親到裏面——也不待更夫的允許——拿了一碗清水，給根寶飲下。

根寶再微微張開眼睛，向婆婆望了一了，一聲不

做，只掉下兩滴眼淚來！

婆婆也向根寶望了一望，一聲不做，只落下兩滴淚！

更夫默默地退坐原處。

湧泉本想發作；可是不敢犯衆怒，只得喃喃地走開去，手叉了腰，面壁而立。靜默的看客隊中，起了微細難辨的嘆息！

我見大家死一般不動，心上不免有些煩惱。我戲把半顆蜜棗核向湧泉背上擲去。他似乎不覺得，一動都不動。我再擲第二核。他猛然回頭厲聲問：『誰？』

大家吃了一驚；婆婆也放下碗，退入人羣。

我笑着向湧泉招招手。因我高出人頭上，他很容易看見我。他走進人羣，走到我身邊。

大家的視線齊向了我。

他很莊嚴地拍拍我的小腿，說：『好看麼？』

『好！但你的眼睛爲何紅了？』

.....

他不回答我，他就立在我的旁邊。

華媽媽於這時闖了進來，手裏拿着兩隻二尺高的錫燭台和一隻大銅香爐。

『原賊吊到了！原賊吊到了！』趙二且說且把東西放在賊面前的地上。

我看那三樣東西並不算大，即使把牠們鎔合成一大塊，也決計沒有根寶那樣高大：那樣重；而根寶却爲牠們給人家打個半死：我真莫名其妙！

趙二隨手拿了一根鞭，意思還想在賊身上出氣。

華媽媽趕上奪下，擲在地上，她默默地走近根寶，用手輕輕撫摸傷痕，她摸一條痕搖一搖頭；看見流血的地方，就用指頭蘸了口涎，在傷口四圍拭去污穢。她抖了！泣了！她說：『誰叫你不掙氣的？終不肯改！』她背對了衆人，所以望不見她哭不哭！我想或者她不在那兒哭：譬如我的弟妹哭起來要有多大的

呼號，就是我有時也如此；她只傷風似的鼻子裏有點『息索！息索！』的聲音，這算得哭麼？但是，奇怪，六月中也會傷風！

張家茶舖裏一個夥計走了進來高聲問：『湧泉在那裏？』

『在這裏！』湧泉也高聲回答，仍舊立在我旁邊。

『原賊弔到沒有？倘使弔到了，你就帶了回來；把賊放了罷。趙二哥！有勞你了；我陪你喝杯酒去！』

夥計同趙二去了。

『把賊放了罷！』這小小五個字，利箭似的鑽入各人心中，不約而同地都微笑了！

華媽媽雙手合十。轉身向着門外青天，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這時我看到她的淚了；牠從眼梢流下，直淌至正在喜笑而張開了的嘴角跌下，跌在地上，一滴滴似有千斤重的，打地作聲！

『把賊放了罷！』這小小五個字，喜歡了大眾；却觸怒了一人，就是打根寶的那位更夫。

他並不把根寶好好放下；他拿了一柄切菜刀，向弔住根寶的的繩上用力一勒，繩齊斷了。根寶猛不防從二尺高的空中落下，脚上有了黃石立不穩，摔倒地上，——幸而沒有倒在燭台尖上；黃石把腳尖拗了一拗，不禁直呼起來。

呼聲驚醒了華媽媽，她趕緊把石解下，扶了根寶起來，一跛一跌地走出更棚去，臨末還向那更夫說：

『誰沒有子女的？你保得住他們不……』

湧泉懶洋洋取了東西，向張家而去。

大家都散了。

根大搨我直搨至伯父家裏。

過了幾天在街上逢到了華媽媽，她請我吃了一頓小餛飩。

那天也是一個夏季的下半天，不過沒有今天這樣沉悶。

欽古橋邊，柳綠叢中，有間小屋。屋的前面便是河，後面是一片廣漠的田野。田野的盡頭有一帶濃林。屋已傾斜，西面的牆壁用兩根大木撐住了。門上油漆剝落，牆上更無壁粉的顏色。有兩扇糊紙的窗，紙破了用雜色紙綴補，弄得東一處紅，西一處綠。屋內除一隻土灶，兩張板床之外，什麼都沒有。

華媽媽病了，睡在床上。她雙眼盯住了椽子，一根根細數。她守着這空洞無物的房子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守寡真不是易事！她辛辛苦苦撫育大了這位根寶先生，他偏不掙氣，要做賊，如何不使他傷心呢？她安得不垂淚呢？然而誰曾留心到她的傷心，她的垂淚？祇有那默默無言的椽子憑弔她一回罷了！她想她的病不久就會好的，不必買藥請醫生？其實那裏有錢！她想一病幾天沒有起床：根寶天天晨出

夜歸不知在外面做些怎麼事。『唉！根寶原是個好孩子，從前如何地聽從我的說話；只恨沒有錢叫他讀書，以致害他到如此地步！』她嘆着說。『以後呢？』她接着說，『根寶爺死了，我又無田產，他又不知謀生，如何是好！唉！根寶爺，你掉得我好苦！……』她愈想愈苦。她勉強把心事撥開，將椽子從新數起：一，二，三，四，……於是睡着了。

她在夢中遇見了不少快樂。她彷彿坐在一間極清靜的房裏。這房總要比那張家的佛堂大一些罷：牆上，天花板上都用白鉛粉塗了，又好看，又不落色；窗框也用白漆漆了；每扇窗的玻璃分做數截，三分之二是光玻璃，三分之一是毛玻璃；窗口放一張柚木桌子，也是白色的；桌上有隻古銅香爐，內中正焚着香；縷縷青煙從爐中起來，浮於空中，直飄至近桌牆上的觀音大士足下，大士笑了，她舒舒服服地斜靠在一張鴨絨榻上，雙眼閉了，捧着佛珠，低低念佛。腳旁有頭

黑貓，也喃喃地半睡半醒倚傍着她……

她又彷彿根寶已中了狀元，做了老爺。他替她奏請皇上建造一座貞節坊。這坊造得如此美麗，二三十年的心血不算白花了！她又彷彿她的族裏子弟都要送她的長生牌位到家祠裏去。他們都在廳上了，她應當出去謝謝他們。她恍忽離了房間到廳上去，廳上去。廳上果然擁滿了人，一個個笑容滿面，走上來叩首道賀。掌儀的喝聲：『升炮！』門上就連接放了三陣炮。炮聲太大了，她微微吃驚。她張開眼來，唉！

喉頭有些乾了，茶也沒有！身子又發熱了；藥也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房裏空空洞洞：賀客們不知到那裏去了，根寶也不見，牌坊更不知建在何處；二三十年的心血！二三十年的心血像浮在溪面的落葉一樣，往而不返！這事從何說起？命運這樣苦！

她看看日腳早已西斜，一天又算過去！她肚子裏有些餓，却又無力起身燒東西吃。即使她起身，東西

又在那裏？老布四天沒有動手織了，半文錢都沒有換得。病前積有幾個銀角的私房，又給根寶偷賭完了。何處來錢買東西？唉！生不如死！然而她死了，根寶又將何如？

此時有陣沉重的脚音漸漸走近。

根寶回來了。

他赤了膊，袴腰直垂到臍下，兩眉倒掛，雙眼火赤，面上頸上的青筋根根漲起，鐵青了臉，搖搖擺擺進門來，當然，他絕不會到床前去看看病的母親：母親多事生了他出來，害了他一世！他跑東跑西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

華媽媽明白了，就哀懇道：『好兒子！安靜一回罷！東西都給你當完了，還有什麼可尋呢？』

『老不死！你管得我？』

老了當然要死的！何況華媽媽守寡養大了他，更應當早些死！

終究他搗了一扇大門去了。

華媽媽長嘆一聲倒在床上。

.....
月兒漸升

室中燈火全無。

華媽媽從夢裏哭醒，朦朧中覺得夜冷了，將所蓋的單被重新掖好，又把放在腳跟頭的一件紗衫也蓋在身上；因為肩頭容易露出，把兩隻衣袖捺在肩下。

又朦朧睡着了。

她在夢中覺着有人拉她的紗衫，驚醒過來，從月光中望見拉衣的就是根寶。

要衣則甚？取去當了做賭本！

她有些生氣了，厲聲說：「連我僅有的紗衫都要當了！我沒有了衣叫我裸體去見人？」

『管你？』他一面說，一面拉。

華媽媽緊拉住衣角，說：『無論如何不讓你取

去！』

『哼！不讓我取去？』根寶用力把媽媽一推，媽媽從床上跌到地下，根寶搶了衣就跑。

媽媽氣極了放聲大哭，

鄰舍跑進來問知這事，都憤憤不平。

明天，大家公決押送根寶到城中「遷善局」裏去，請他去做苦工，嘗嘗鞭滋味。

那年的下半年我到上海。不久又來了法國。

根寶進了「遷善局」以後的事情，我不十分知道：只聽說不上一一年，根寶瘦死局中；媽媽悲泣過度，瞎了眼以後，我不知道了。

再以後，就是伯父這封信！

一條極大的電鞭從天空穿過，接着一聲可怕的霹靂，把我從夢想中驚醒。我拭去了眼淚。

我覺得可笑：自弔還來不及，偏有餘暇替旁人悲傷！

然而人生正像那閃電：當牠穿過烏雲，光華四射的時候，聲勢不算不大；可是轉眼就消滅得無影無蹤！

此信給我的感觸！何嘗不像閃電：牠一亮之後，隨即跟着極大的霹靂，在我的思潮中，掀起一陣小小的風浪；然而不久也平靜了！

唉！華媽媽！

唉！閃電！

一二，八，一九二四。

此
页
空
白

朝 霞

早安！朝霞，靈魂的安慰者！
惟有你，是光明的前驅，
歡樂的引導！
你沒有聽得嗎：
當你未起時，
幽黯的叢林中鳥獸在叫，
廣闊的沙漠中人鬼在號？

因爲你來了，
因爲你引着光明來了，
陰霾四開，
惡魔遁逃！
朝霞！我敬愛你，我願爲你捐棄一切！
看呀！你在無限天空，
披起雲紗之衣，
拿着威能之杖，
六馬神祕之車——內中坐着太陽——
追隨你後，
你，你燒起聖火在你的杖頭，
蓬蓬勃勃，
勇糾糾地驅逐暗黑。
朝霞！真的，玫瑰沒有你顏的鮮紅，
碧玉沒有你衣裙的綠潤，
你至少有 Vénus 的風度，

Diano的貞節，
Euterpe的溫雅，
Calliope 的天才！
天哪！我醉了，我失了自主之力，
你動，我也動，
你止，我也止，
像柔風拂過嫩草一樣，
樂意地傾斜了！
當然，你不會聽得的，
雖則我極力高呼，
混在鳥之讚詩中，
祝你萬福；
但是，在你面前，
我終千遍萬遍
心口同唱着：
『世界不滅，

日球不息；

萬歲！朝霞！

祝你青春永在！】

二五,三,一九二四。

詩人的失戀

一

“哦哦！她看了我一眼！她看我一眼！真的，她像 Venus 從浴池裏出來，用似笑非笑睜成一綫的妙目看了我一眼，而且她還笑了！是有意？是無意？爲何她於衆人中獨獨向我一望而且笑了？是無意？不能！但是，我生來既不美麗，又無所特長：有何可使她注意的呢？”

“哦哦！她看了我一眼；她看了我一眼，而且笑了！她未曾回頭之前，我從後望她的背影，只覺得她是聖潔而偉大，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把我的視線吸住了；她一回頭，頓時目前一亮，好似久在黑暗室中驟見了燈光，又似向太陽注視了一刻滿目金星亂爆，喜歡和憂懼交戰於胸中；直至她微微一笑，我的心纔從天空降至磐石之上，安然！慰然！

『她在衆人中獨向我一笑！在這一班人裏：比我有錢的不知有多少；比我有勢的，有才幹的，也不知有多少。我呢，我不過是一個落拓詩人，雖則能夠胡謔幾句，而以她這般如花如月的仙子屈節來顧注及我，未免太過分了！

『總之她未免——我不敢「說」愛——有我在心中罷！讓我吟一首詩來頌贊她：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美目兮，巧笑兮：

美人之貽，

甘如飴兮！……………』

二

『哦哦！這纔算奇怪咧！我向她行了一個禮，她竟不睬我！

『她沒有看見罷？不！她明明是對着我走來；而且我這九十度的鞠躬，決沒有看不見的道理。然而她好似未見我行禮，竟擦肩而去，爲甚麼來？

『哦哦！我的心愛者，我的心肝，我的天神！你可知道我怎麼樣的愛你？我把我的軀幹，我的心，我的靈魂，都願意獻給你，任你保存或蹂躪牠們。我自從那天見了你一笑之後，我早下了一個決心，我向自己說：「爲她而生，或爲她而死罷！」你或者不知道我的心呀！但是，你須知道：世界上只有「愛」是至寶，有了「愛」纔有「真」，「善」和「美」來。我

是你的忠僕呀！爲何你不受他的敬禮而不睬他？縱使你高貴聖潔不屑和我訂交，你又何妨以真的奴僕看待我，從你的冰冷的心中發出憐憫之念而稍稍看顧我！你竟不睬我，好忍心的你呀！我如何能忍受？如何能忍受？

『哦哦！崑崙山的高大，不能籠住我的悲憤；太平洋的深淵，不能洗滌我的閒愁！白天的赤日，黑夜的燦星，西子湖的清雅，峨嵋山的莊重，與我何涉呢？反使我見了怨悵：因爲她不睬我了，這便是不愛我的表示呀！你既要不睬我，何必當日向我一笑呢？

『我的心碎了，碎了！緬想往日，不覺淚下！』

三

『人生有甚意味呢？生生，死死，興興，滅滅！在這「石火光中」而被人所遺棄，尤其爲愛人——雖則她並不愛我，可是我總以愛人目她呀！——所遺棄，是件如何可悲的事？又如何能忍受呀？那錦繡的

春，那溫柔的日，縱使牠們燦爛到十二分，安能減我閒愁的絲毫？安能減我閒愁的絲毫？

『我近來——自從那次向她行禮她不睬我之後——覺得百凡灰心；放日四闕，事事物物，平時使我歡喜的，現在只使我見了添悲，枕邊的淚；睡中的夢：更向誰訴說？我的身體本來不十分強壯，因抑鬱而日趨衰弱：白髮的增添，咳嗽的時發，那一件不是爲她而起的？而她竟忍心不睬我！』

『我現今孤零零地在「人生路」上獨行，左不見玫瑰，右不見桂冠，前前後後只是遍舖着黃沙：前進！前進！就是足酸腿麻，欲止也不能；前進！前進！就是聲嘶力竭，呼救也無應：直到死方休！』

『這種的失望，這種的灰心，這種的冷酷，這種人生，活來有何意味？不如死罷！』

『死罷！我拚得一死，或者在她鐵做的心上可以留下一些痕跡！』

四

『生又無趣，不如死罷！』

『你看：地中海裏的水正在嗚咽，牠那無邊涯的平面，那無底止的深淵，真是我的絕好的歸宿處！我將葬身於此，使大水滌我的靈魂，魚龍收拾我的皮囊：愛情、春夢、私愁、閒怨，都絕滅於虛無之中，更無須再延過這苦痛的歲月！倘使呢，她被悲憫之心所激動，於萬籟緘默之時，獨依朱欄，向着斜陽低低訴說：「他確是愛我的呀！我辜負了他，他爲我而死：我心傷悲，追悔何及！」於是乎，在冥冥之中聞了此語而笑的我走近她的身旁而接吻她。當她覺得有一股輕寒侵入她的身體中而使她微抖，那正是我的幽靈的嘴唇接着她的豐美的額時。我既成了幽魂，——倘使魂靈是存在的，——我更無所阻隔，可以長追隨於愛人之旁！倘使魂靈是不存在的，我的無限的抑鬱和可以預料得到的黑暗的前途都可與死神同去，

這是件多麼可喜的事呀！死罷！死罷！地中海滾滾無窮之波濤，正爲我而高奏歡迎之歌，去去，不要再遲疑了！…決定了，今晚即乘火車到海邊去…

『…啊啊！火車中人太多了，這是我末次的旅行，用不着去擠，下來罷，等下次車再搭。…』

『…啊啊！人又是這樣多，再等一回！…』

『…真奇怪！那旅客們同我作對似的，都約齊而來！只可再等！…』

『…末一次車是幾點鐘開？…噤噤噤！我的錶，我的錶忘在桌上，不免要回去一取！……』

十五，三，一九二五。

此
页
空
白

弔 Jeanne d'Arc

這爲誰呀：大礮雷鳴，國旗半眠，

老，少，男，女，農，工，商，兵，

把腕，蹙額，涕淚斯迸？

憑弔！回憶！悲壯而哀榮的紀念！

哦！ Jeanne d'Arc，巾幗英雄，十八妙年，

孤注一擲，爲國犧牲，

飛灰流散，佈地生馨；

緬想當日葬身火窟，神情莊嚴！

不甘戶牖，身冒鋒鏑，未死敵手，

乃爲奸賣，舉國蒙羞。

恨無長劍，爲汝斬盡賊臣之首！

歲月催逝：嗟彼羣慝，肉腐骨殘；

惟爾榮光，日月比燦。

懿歟卓哉，爲國者死，流芳千秋！

八，五，一九二四。

春 雲

斜陽由暢開的窗口射進房去，遍灑了半屋金色。梳妝台畔的掛鏡，也閃閃爍爍反映着餘光。煦風輕輕吹來，吹得室中書桌上花瓶裏的 Lilas 顫顫地微搖。雪白的壁上，懸有一幅半身女照，陽光正照着牠。

絳樹徐徐把執在手中的一本 Lamartine 的詩選放在書桌上；微微伸了一伸腰，從座上走至窗畔去。窗是沿街開的，在二層樓上。街中行人，都在窗下走

動，她身依了窗沿，左手托住了頭，無意地向外眺望。路旁的栗樹早經枝葉重茂，綠蔭如畫；間或點綴着幾枝艷桃，從她們陶醉似的花中發出濃香，由風送進房來。不少的遊人，老的，少的，都一對對手挽了手來來去去：或在高歌，或在耳語，面上同一地充滿了歡樂之色。這種明媚的天氣，日耀的下午，正是散步談心的時期！絳樹開始覺得無聊起來。她迴首一望，只有那掛在壁上的她的照相向她微笑。她暫時閉了閉眼，笑說：『日子過得真快，不覺又是一年了！』又是一年了！誰說不是呢？而且人生能有幾個年頭可過？她彷彿想起了一件心事，緩緩退坐書桌旁，拿起那本已放下的選集，隨意翻出一頁低低讀道：

Aimons donc, aimons donc! de l'heure
fugitive,

Hâtons-nous, jouissons!

L'homme n'a point de port, le temps

n'a point de rive;

Il coule, et nous passons!

『Lamartine 真是多……，在他的詩中，隨在可以發現他的性格，他的抑鬱，他的……』她想到此忽然不想了，好似受了一種暗示而恐怖，而中止。她把這書放起，順手在書堆中又抽出一本詩選來，讀着 Ronsard 的詩：

Mignonne, allons voir si la rose,

Qu'ice matin avait éclosé,

Sa robe de pourpre au soleil,

A point perdu cette vesprée,

Les plis de sa robe pourprée,

Et son teint au vôtre pareil.

* * * *

Las! voyez comme en peu d'espace,

Mignonne, elle a dessus la place,

Las! las! ses beautés laisse choir!
O vraiment marâtre Nature,
Puis qu'une telle fleur ne dure,
Que du matin jusques au soir!

* * * *

Donc, si vous me croyez, mignonne,
Tandis que votre âge fleuronne
En sa plus verte nouveauté,
Cueillez, cueillez votre jeunesse:
Comme à cette fleur, la vieillesse,
Fera ternir votre beauté.

她有些不安了，再把這書放下；立起身來，向花瓶裏的花嗅了一下，「唔，好香！什麼，水又少了？」說着，提了一隻小壺出房去取了一些水來，緩緩灌進瓶內，重新回到窗畔。這時，太陽已匿身遠山之後，天空佈滿了紅雲，遊人們漸漸稀少。無意中，她注意

到有一雙青年從路的那端走來，肩依了肩，正在密語。那位女子的身材，她恍惚認識的，仔細一看，原是她的女友 Louise。她聯想到有次 Louise 打趣着問她願嫁中國人或法國人，當時她不好意思回答，反而回問 Louise。Louise 直捷回答道：“*Sa dépend de l'amour!*”（這是要看愛情的！）本來，只須兩人真誠地相愛着，國籍有何關係呢？Louise 果已有了戀人！她呆呆地看他們走過去，一雙身影漸沒於暮色蒼茫中。她長嘆了一聲，忽又咄地笑了，面上突然紅暈，把窗緊緊閉住，退坐到椅上。

『他好久沒有信來了，』她想，『有人說他已訂了婚，不知確否？總之，這是件可能的事：他人又生得不差，年紀也不算大，又當了大學教授，如何會無人愛他呢？……或者…不，他不肯寫信便是老大一個證據！回憶從前我同他幾次會面，幾次談論，他給我多少安樂和希望：雖則他那時並沒有露出別的深厚

的情感——這正是他的鄭重地方：——而在言語中，似乎他對我還不可算「等閒視」罷！現在他已訂婚了麼？我祝他們愛情的純潔和永久！唉！往事如夢！……』她的頭不覺低下，眼眶中也含滿了淚珠。『不想罷了！』她很堅決地說，她第三次打開書來想讀，書上的字，一個個舞蹈起來，蔓蔓延延化爲一幅畫圖，一幅 Louise 和她的情人在濃蔭下行走的畫圖；不一刻，又變成一個『他』的面影。『他』含笑對着她，秀麗而狹長的眼角，隱藏着熱烈的友情：這正是去年的『他』的笑臉；現今呢？或許有些更動了罷！

她起身在房中踱了幾圈，無意地把牆上的小照摘在手中，走至掛鏡前，把照上的『她』和鏡中的『她』仔細對看了一回；然後放照在妝台上，開出粉盒來搽了一些蓮粉，口中喃喃低誦：

L'homme n'a point de port, le temps

n'a point de rive;

Il coule, et nous passons!

她懶懶地走至書桌旁，提筆在一張玫瑰箋上書了『春雲』兩字，一回，又燃了一枝火柴把那紙燒了，她癡癡地叮囑着那在地板上由『春雲』兩字中吐出的將盡未盡的一絲白煙。

五，四，一九二五。

此
页
空
白

我是一個惡魔

我是一個惡魔：

我有銳利的雙目，

如鋼的爪牙；

我將用我的體力，

征服世界一切；

我將用朱血淹沒了崑崙，

白骨填滿了青海；

把老人們做了我的燃物，
年少的當了我的食料；

我將摘下皇冠擲牠到廁中，
女人的心腸取下去喂豬；
左腳踏住了『禮教』，
右脚踢倒了『廉恥』；

我將毀滅了各國的歷史，
塗去了各種族的膚色；
我更要放起大火，
把世界燃燒！

朋友們！快遠離我罷，
因為我是一個惡魔！

二三，一二， 九二四。

贈 死

母親和弟妹已到太湖邊上避暑去了。我呢，因為等父親，還留在上海。一天晚上，父親出外應酬，我和老僕阿桂在家裏等門。六月中旬的天氣，正是酷熱的時期，加以上海租房腐于大的天井，馬路上給坐着汽車兜風的少爺小姐們捲起來的塵灰和左鄰『碰呀！碰呀』的甯北小曲，使人頭腦緊張，心情厭煩。

——開個西瓜來罷，阿桂，擇一個小而甜的。

阿桂拿了一個瓜來，我就把牠剖成兩半，給一半阿桂，他謝着接了，兩人對面坐着慢慢地吃。

——父親恐怕不會早些歸來罷？

——我想又要到二三點鐘纔能回來。

——那麼，阿桂，與其呆坐着，不如談談天。你有些故事講給我聽聽麼？昨天你講的那個『賣花娘子』很有趣，今天照例再說一個。

——唔！讓我想想，……有了！但是今天我將要講的故事有些『怕人勢勢』的。你願意聽麼？

——哈哈！逃不出綠毛僵屍之類！

——不不！你知道我從前做甚行業的？

——大致，不是馬弁，便是跟班。

——不是！是強盜！

——強盜！我真不信！像你這樣很和氣的人會做強盜？你不要當我是小孩子來哄我！

——真的。而且還是首領咧！但我已洗手了三十

年。

——那麼，你今天要講些強盜事業了。

——一些都沒有關係，和強盜沒有關係。

——哦！

說到此，他見我已把瓜吃完，他也就趕快吃完，把東西收拾停當，然後重新坐下，接着道：

——我要講的是『贈死』。

——『贈死』？『死』可以『贈』麼？

——少爺，您不要性急，靜聽我講。有一次，大致是一個深秋的晚上，小樓囉來報有一枝旅隊將到川邊來，——那時我做二頭領，——大頭領就命我下山去探風。到了明天早上，我扮着相面先生，拿着『報君知』，一步一步走下山去。壽官（這是我的乳名，但是大家都以此稱呼我），您知道蜀裏的山路是不易走的，尤其是秋風秋雨的天氣。落葉直接至膝上，

沾着雨，又滑又滯泥。我走了半天，肚子餓了，吃了些乾糧，再走。直到落陽傍山的時候，我纔到了一個村落，楓村。我仔細探聽一回，那隊旅客還離此村有一百里路程，當天決不會到的，而且明天能到不能到還說不定。我就打起『報君知』閒踱起來。我走到村的東頭，有家富戶紮起綵樓——但是奇怪，那綵樓紮得有紅有白，既不像喜事，又不像喪事！——彷彿有什麼舉動樣子。我走過門時，有兩個穿着極華麗的僕人把我邀了進去。我想進去看看亦好，仗着我一身本領，暗帶的軍器，和二十年來的經驗，或不致像你們讀書公子常說的：倒……倒……孩……

『倒紮孩兒，』我笑着說。

……『倒紮孩兒』罷！一進大門，過了一個大院，就到廳上。廳上也裝飾得很考究，但那兩旁壁上並沒有這樣闊，這樣高的（他用手演着）的紅呢和這樣大的金字。廳上放着五桌酒席：正中一桌，

兩旁副席各兩桌。那正桌上只向南設着一個位子，桌上雖鋪了桌布等物，但那張椅子却很簡陋，比旁席的椅子都劣至三四倍。正位的對面樹着兩枝大藍燭，香爐中却是紅香。在正位粗椅上放着一二丈長的紅綢。

我正在奇異思索的時候：主人走了出來。他是五十上下的人，圓臉，鼠眼，鷹爪鼻，八字鬚，禿頂，面色僵黃。中短身材，背微駝，手裏托着一枝水煙筒。身上穿着綢衫，鐵絲緞的夾馬褂，足上一雙雙樑緞幫繡白蝶鞋。他笑嘻嘻問侍僕：『貴客到了沒有？』那僕就到我面前打了一個千，說：『主人請老爺會話。』我想糟了，爲何又呼我『老爺』起來呢？我硬着頭皮走上去見了禮，說：『小人蒙老爺見邀，想來要相金面。請示下問題來，俾得依相直言。』『不不！主人說，今天是賤妾『贈死』之日，照此地風俗，須有外省貴客纔能開宴。今天不過等了一天就有先生來

到，正是萬千之幸。先生貴姓，大號，仙鄉何處？」我這時好奇的心比畏慮的心還強，就答道：『小人姓高名道全——其實不是我的真姓名——，江蘇海州人。因自小流蕩江湖，不覺各處土語都能講些，却把鄉音改掉了：見笑！見笑！』『豈敢！豈敢！』主人一面說着，一面吩咐僕人：『去請各位老爺少爺來入席，說：已有江蘇貴客到此。』他讓我到側廳上侍茶。

不多一刻，外邊嘻嘻笑笑一羣客人，一齊擁進客廳來。主人立起身，一個個招呼過，就和我介紹道：『這位貴客，仙鄉江蘇，姓高，大號道全。』大家和聲說：『江蘇！真算得一位遠客；金姐有福！』

主人邀請入席。請我坐了副席第一桌上第一席，主人在下陪着。其餘的客人也依序入席。斟過一陣酒，主人同我談了一些四川特產，我也胡亂應酬一下。我正在心躁要看誰坐正席，或者就是所謂『金姐』的了。

到第二陣酒時，主人輕問一侍僕：『金姐裝完未？』侍僕進去了一回，重新出來，向主人附耳說了幾句。接着一陣低低女子哭聲，六七個女子扶着一位花枝似的女子從屏後出來。她們扶她走到我坐的桌上。主人立起身來，指着我道：『這位便是高姓貴客。』她就拜了下去。我連忙要還禮，却給人扶住了，勉強揖了幾揖。主人向我又向金姐說：『您們該換敬一杯。』那女子平起身來，洒了一大杯酒捧給我。我也機械似的還敬一杯：大家照乾了。接着主人上來敬她和我各一杯。於是所有的客人都立了起來，來敬我們。敬完後，主人吩咐扶金姐的女郎們道：『請金姐入席。』這時金姐抽咽得更利害，全身都在抖着。女郎們扶她到正席邊，請她坐下；但她忽地尖聲呼着：『奴不願！』主人又立起來，和聲道：『金姐，這不是我的過失，這是此地的風俗：您只能怨您的命！』又厲聲向其餘女郎命令道：『請她坐下！』她

們把她向座上捺下，接着用那幅紅綢將她的四肢向椅上結實地縛住。同時一個僕人把香燭燃着。

酒慢慢地洒菜一樣樣上；人們吃着，飲着，緘默着。我偷眼看那金姐。她的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鵝兒臉，淡描眉，伶俐眼，微聳的鼻，小小的嘴，深深地酒渦，金黑髮覆在額上，額下有幾縷淡痕。她的眼已哭紅了，淚正在流，一顆顆晶珠似的跌下來，到了額上——大致她覺得癢罷——因為她的手被縛住了，她把頭輕輕一搖，淚珠重墮至她的紅綢衫上，裙上，成了點點的濕跡，好似繡花一樣。她的被縛的手臂半露袖外，雪白的肉色給燭光一映就成了青色。她在哭泣，人家隱約望見她的胸部的顫動，她的眉緊鎖着，面失色着，身抖着，直抖得使從菜盆中升出來的熱氣搖擺着。她知道想動是辦不到的，因為她的四肢已被縛了，她現時所能為的只有哭泣，哭罷！她也不求救，因為適纔主人的說話已經回答盡淨了：『這不

是我的過失，這是此地的風俗：您只能怨您的命！』再有何話可說？旁邊侍奉的女郎紅着眼勸她吃東西，用箸取了一些菜想放到她嘴裏，她只是搖頭拒絕。她們用絲巾代她拭淚，但是拭了一回又是一回，因為淚不絕在流。她有時望我一眼，像一隻小羊被縛將見殺時望人求救的一樣，含滿了恐怖和哀怨，失望及希望。她有時望望主人，主人微笑着在飲酒。她望別的客人，客人們都緘默着而且低下了頭。這時廳上的保險燈老是不十分明亮，只讓那兩枝藍燭的綠燄映照得個個的臉兒成了青色。廳前天井裏兩枝百年大樹的黑蔭，直蔽至第一級石階上；微風過處，只聽得敗葉枯枝的率率聲。不一時，又降了一陣小雨。

是人間？是地獄？我也不禁抖了起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酒過了三巡，主人向我道：『時候不早了，請高先生去安睡罷，明晨好趕路。』他向侍僕，『去服侍

高先生安睡。』我想：『來了！且依了他再說。』僕人引我過了天井，轉過幾個灣，直到後面一個側房裏去安置，房極精緻，可惜小了一些，東西兩方都有玻璃窗，只是窗圈裏有極粗的鐵柵。僕人引我到裏面，向我說了晚安就退了出去，却順手把房門反鎖了。我早知道這都是主人的計策：他或者不願我見如何處置金姐，或者簡直要弄死我。我想我什麼地方都到過，什麼仗都見過，等罷，看他有何本領來對付我。心裏雖則如此想，不由自主地向四面瞭望，瞭望何處可尋出路。牆是厚的，窗有柵的，門反鎖着而且恐還有人防守：何處可作出路？不要想別的法子罷！『借地不借天』，這次却只可『借天』了。我故意吹滅了燈，上牀去靜坐了一回，假裝着打鼾，果然有燈籠光在窗外一照，接着有腳步聲向遠走去：有人看守我呀！現在不要緊了，人去了。我把夜行緊身袴衫撿好，腰袋裏帶了兩枝實彈手鎗，一把解腕刀，腰帶上垂了

一球很長的頭髮絞成的繩索，又輕又結實，胸袋裏放了『千里明』。諸事預備完畢，只待時機到來。

這是一個可怕的晚上：天上沒有月，也沒有星。房的東面園裏全給大樹罩住，連平日夜行——任牠是黑夜——時一種模糊的淺光都沒有。什麼都緘默着，就是那悲秋的蟋蟀起初還唧唧瞿瞿一聲兩聲地叫，到後來也不做聲了。秋風靜止，微雨既過，檐滴亦死。我默默地思索今天的奇遇，愈想愈不明白。我不覺有些膽寒——這確是我做強盜以來第一次膽寒！靜聽着，靜聽着：幽……默……死……絕！

約莫到二更過後，隱隱聽得主人送客聲，脚步声，閉門聲。一刻之後，又什麼都沒有了。

金姐如何了？坐視不救？雖則我不知何所謂『贈死』；但總不出『姦』，『殺』兩途。我不救她？空負了我一身本領！江湖上將要如何地輕視我！

一種不可形容的情感逼我去冒險救她，我把鎗

刃等物重視察了一回，然後縱身上樑，拍開了一根椽子。揪過幾連瓦，就翻上屋頂。我先在屋脊上伏了一回，認清了方向，縱到東園樹上。由樹下地，靠着牆根側身向大廳走去。廳上保險燈已滅，諸座皆空，有一老人乘着將死未死的藍燭燭光掃地。我輕輕上了廳前大樹，上了廳屋，直進裏屋。我把所有的花廳，側廳，廂房，上房，下房都探遍了，都沒有金姐的影蹤。末後到了主人的住房。我掀起一角瓦向下望時，他尚未睡，擁着另一個女子在沙發上調戲。我本想去弄殺他的，後來一想救金姐要緊，就沒有去驚動他。我把瓦放好，坐在屋上想：『所有房屋都尋遍了，只不見金姐！她已死了麼？或被閉在他處？後面一帶黑魆魆的大致是花園，到那處再去尋尋罷。』我下了屋，越過了僕人住的房子，經過了幾處狗窠——幸而狗子們沒有驚覺，到了花園裏。我起初以為金姐或被吊在樹上，所以按樹細尋，却沒有。我想這不是

我不盡心了，我也無法，倘使再過一刻尋不到只得回去。

何處來的呻吟聲？靜！聽！

憂，悲，慘，傷，斷斷，續續：確是金姐的聲音！我認得清！認得清！去！去！前進！

但叫我從何處去招尋？那聲音，東西不定！我費了極大的工夫，纔尋到園尾牆角，有所矮小房子：摸着壁我立刻知道是用黃石築的；幸而沒有看守的人；門雖自外鎖着，但我輕叩了一下，覺得木尚不算厚。我本要扭鎖進去，一想不好，還是上屋。我上了屋，掀開了瓦，向下面一望，黑暗得什麼東西都望不見。我輕輕喊：『金姐！金姐！』呻吟忽地中止，有女音在暗中間：『誰？』『我！高姓客人。』『快快救我出去，再過一忽我就要沒命活了！』於是我取出髮絞索來，一端繫在一根椽子上，一端正想擲下去時，金姐猛地慘叫一聲：『啊唷！嗒嗒嗒！』以下就

沒聲息了。我定睛向下一望，黑暗中有兩對彷彿綠色小燈籠似的東西正在舞動，我早知倘使這不是大蛇，定是猛獸的眼睛。說時緩，那時快，我已來不及再燃『千里明』來照，更無用說用鎗來打。我神遣鬼使般的拿起兩片瓦向下儘力擲去，嘴裏祝道：『只不要打着了金姐！』在『克臘臘』一陣聲中，那四隻燈籠不見了。我燃着了『千里明』，緣索下去。屋裏全是土地，什麼東西都沒有，牆角一根樁上，縛着金姐，她已驚昏過去。樁的對面牆腳有一個大地洞。我嘴裏唸着『千里明』，左手用刀割斷縛金姐的繩索，右手執好了一枝手鎗，雙眼不時留心洞口，我知道那四隻燈籠是從那兒出來的。繩還沒有全割斷，已有兩隻燈籠在洞口一探。我儘速割繩，偏巧那繩又細又縛得回轉很多。我正下着末一刀時，那兩隻燈籠已將出洞，是一個拷拷大的蛇頭！我心中一慌，連放了兩鎗。——不知中了沒有——把蛇打退了。金姐也給氣聲驚醒

過來。她一見她已被抱在我懷中，知道無妨了，苦笑着說：『快逃！』這時，園守們給鎗聲驚醒，漸有人聲自遠而近。我已沒有工夫緣繩，併力把門撞開，逃出去。園的那端已給許多火把照耀得通紅。我趕緊把『千里明』吹滅，迅速抱住金姐越過園牆向山中亂奔。

我在前邊奔，人在後面追，金姐又駭昏過去。

幸而我山徑很熟，死命向僻路走，——這時已想不到那種僻路上多有野獸毒蟲了！——逃了五七里，火光人聲漸漸遠去。我的脚步也緩了下來，但是老向山上走。走到半夜，逢到了本山頭領派下來的前陣探隊。我心中一寬，把那隊旅客的行跡告訴了他們，背起金姐再走。直至山寨，

——壽官，這就是所謂『贈死』了！

——後來呢？我問。

——後來大頭領中箭死了 其餘的頭領公推我做了主寨，

——金姐呢？

——做了押寨夫人。但她老是勸我做一輩子強盜終非善策，要我改行。一天，我們收拾了些東西，偷偷下山；下一些本錢做了棗商！

——那你們夫妻一定是快樂的了！

——唉唉！快樂！三年！

——什麼，三年？我追着問：是否她病死了！

——她沒有好死呀！壽官，這是這樣的：有一次在某縣做生意，——她那時已懷了六個月的胎，——來了兩個四川客人，他們老向金姐打量。我想不妙，不如走罷。一到四更就催車趕路，我同金姐各騎了馬押着走。到吃中飯時，還沒有傍村——那裏的村落是極稀的；那兩個川客已由後面趕過我們，——他們是輕身呀！我以為他們前去了，事情已完了；那

知這兩個畜生驟馬回來，向金姐高叫道：『好一個逃走的『贈死女』！』可憐呀！壽官，她半個字都沒有出口，驚得從馬上倒撞下來，胎墮了，血流個不住！那兩個畜生呢，早已不知去向了。我一時氣憤交併，一面吩咐僕婦伏侍金姐，一面打馬去追那兩個畜生，追到了，一個一刀像切瓜一樣自後拗倒了，一個一個剖了肚，纔勒馬回去，但是，苦呀！她不到三天就死了！只有三年呀，我救她的命！我只救着她三年的壽命，而且還不是好死！

——但是，阿桂，這種『贈死女』是何等人家的女兒呢？爲何要『贈』她『死』？

——壽官，我們吃的白米是何處得來的？

——農夫種出來的呀！

——你可知道川邊一帶重男輕女麼？

——知道；人家生了女兒，一出娘胎就溺死了。

——退步呀，一代不如一代！

——怎麼講？

——譬如野草一樣，固是不值錢的東西，但你不把牠燒灰做肥料却也可惜的呀！女子固不值錢，但與其一下地就弄死她，何如養她長成以後自己受用或讓人快樂咧！那裏的農夫養不起女兒，產了第三個後就去賣給富戶，每『隻』——我說『隻』，並不是我個人不當女人是人而說『隻』，那邊的人實在不曾當她們是人——值大錢五百文到一千文不等。富戶把她養得長大了，收在房裏受用，受用了幾年就『贈死』她『死』。據說『贈死』之後，她的靈魂還會升天咧，『贈死』而開宴，已是看得起那隻女人了！

——呀！一千文錢一條命，我嘆氣着說。

——還有一文錢都不要，奉送的哩！

——難道沒有官廳的麼？

——哈哈！就是因為官廳裏自己要，人家纔不敢

不送。

——可喜現在沒有這種壞風俗了！

——您信得過麼？一種方法去，一種方法來，結果還是一樣。中國人的性命不值錢，尤其是女子！

——呀！中國人的性命真不值錢：男的像豬狗，女的像蚯蚓！

阿難西湖 (Lac d'Annecy) 畔。

二，八，一九二五。

此
页
空
白

在 墓 前

有一天的下午，於無聊時，
我獨去訪落外霞絲的墳場(1)。
我忽地停止了前進，徘徊而踟躕，
在一個妙齡女郎的墓前，黯然心傷！

她是誰：

Germaine (2)！

她的芳齡？

十九₍₂₎！

誰信一朵含苞初放的鮮花，

誰信錦繡前途舒展在前的少女，

會埋此地？

會埋此地？

莫不是狂風暴雨摧謝了您？

莫不是憂思抑鬱送斷了您？

但是我細看墓上的賽磁小照₍₂₎，

那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

那一張櫻桃彷彿的小口，

真不像，真不像夭折的人，

而竟夭折了！

夭折了！

我不和您相識，在生前；
我更不知您的歷史，於您死後。
但我心中，總以
花叢的蛺蝶，
林中的鳥，
人間的妙人，
天上的 *Vénus* (3)，
看待您！

我默默地夢想：
夢想那斜陽初落，
倦鳥歸巢時，
有位神仙似的女郎，
在一片油碧無涯的草原中！
跳着，舞着，笑着，唱着；
我還恍惚在您身旁輕輕喚道：

“Germaine! Germaine!”

“Germaine! Germaine!”而今安在°

完了，一歸無情土中！

誰記憶着您？又有誰談論到您？

您的臉，您的腰，您的巧笑，您的妙音，

和您的善感的心，

同生在您足邊的雜草一樣，

萎着，黃着，枯着，腐着；

但是，春風一到，草兒仍會蘇醒，

您呢？

您不會，永遠不會蘇醒的了，

可憐的Germaine!

雖則有時——像我今日一樣——

有人憑弔您，這也不過

借他人的酒來澆自己的塊壘罷了，
誰復真心想到您？
您是空中虹，鏡中花，
一回顯現，便完了！

在石火光中，我不知您曾否
享到一些安樂，
嘗着一些幸福？
您可曾愛過人？您可曾被人愛過？
可曾於月白風清之夜，
攜着您的戀人，徐步紫藤花下；
或，獨倚欄干，
悵望着天涯？

您曾否被人稱爲『心靈之花』？
曾否被人作『秋扇』之棄？

曾否含辛茹苦，守待您的戀人
像 Pénélope 等 Ulysse 一樣⁽⁴⁾？
或被社會，禮教，環境所逼，
做了傷心不語的息夫人？
或竟把轉眼即逝的青春輕輕度過了，
那纔可惜呀！

那纔可惜呀！Germaine，倘使您
把短促的青春虛度了！
然而，這也要看命運的，
設使您欲愛而無所愛，欲愛而不得愛！
誰謂幸福之神⁽⁵⁾是個
慈悲者，理解者？
她正蒙着雙眼，踏着風輪，
在人叢中，無意識地亂跑咧！
也罷！Germaine，您死也好！

人世原是空的——一切希冀，一切幻想，

都被『將來』利用着來引誘世人；

到終結，

誰能逃脫此關？

堯，舜，周公，孔子，

但丁，哥德，拜倫，

豈不和您我一樣？

您安心睡在此地罷，

Germaine!

此地，沒有人世的欺偽和汙濁，

此地，沒有張着金弓生着雙翅的頑童⁽⁶⁾，

此地，有一年一興衰的芳草，

此地，有老少不同的近隣⁽¹⁾，

此地，有偶或一來或來了這次再不重來的我，

安睡罷， Germaine!

附註：——

- (1) 落外霞絲的墳場 (Cimetieres de Loyasse) 爲里昂 (Lyon) 大公墳場之一。圍地若干爲巨園，格園爲若干列，列容若干墓。分租各墓於他人；或一人爲一墓，或全家共一大墓。其租期有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百年，無窮期不等。
- (2) Germaine 係女郎之名。公墳場中各墓，雖因各家家境之不同，墓上之裝飾各異，而其同一之點則各有一碑或一叢木所製之標記，上書死者姓名，生卒年歲，在世時之名位（亦有不書者），或加以短簡之哀辭。女郎之墓甚華麗，植白石爲巨碑；金字燦然；碑首有一饜磁小影，明目皓齒，令人顛想當年！
- (3) Venus 一稱 Aphrodite 爲戀愛歡樂之女神。生於 Chypre 島左近大海之浪沫中。詩聖 Homère 稱 Zephyre (『西風』) 帶伊至此島，授諸 Heures (『時間』) 之手，托其撫養。神之腰帶中，藏有嬌愛，艷色，巧笑，溫語，幽嘆，媚視諸物。其戀人曰 Adonis，神嘗

隨之獵於 Liban 山。Venus 爲一溫柔可親之神；然苟激於忌妬，則一變其素質，酷於復仇而不復可近。物之因 Venus 而視等神聖者：在花爲玫瑰，在果爲蘋果及石榴，在樹爲桃金娘，在鳥爲雀及天鵝。神督婚姻，誕養諸役，而尤以掌理戀愛爲主務。

(4) Penelope 及 Ulysse。Pénélope 爲 Ulysse 之妻，當 Ulysse 飄零在外，Penelope 在家守夫之歸歷二十年之久。Ulysse 久不返，人有疑其已死而願娶 Penelope 者，且衆。Penelope 持一未竟工之繡幅揚之於衆而謝曰：「俟此繡成，兒當有所擇耳！」晝則加繡，夜則拆之。縻有竣日，直至夫歸。Ulysse，Ithaque 之王 Laërte 之子而 Télémaque 之父也。

(5) 幸福之神 (Fortune) 掌理幸福之女神。蒙雙眼，踏風輪，亂散福菓於人間，「饒倖」之象徵也。

(6) 愛神 (Amour)，或 Eros 或 Cupidon，女神 Venus 之子。Venus 因其子終年童形而不長大，訴苦於大神 Thémis 之前。大神謂欲其子之長，當先產一小子。Venus 乃生 Anteros。人作 Anteros 之象爲童形，

生雙翅 有弓箭等物。

詩人傳說戰神 Mars 爲 Cupidon 之父。兒初生，爲神之父 Jupiter 視之而怒。Venus 懼，藏兒於大林中，以猛獸之乳哺之。少長，曲榛爲弓 削柏爲箭 教之射獸。未幾 Cupidon 自易榛弓柏箭爲金製者。人爲其像如若弟 Anteros，惟形少長；翅金色，或朱色，或蔚藍色 面有些微狡猾之象。神或飛翔大空 或深侵淵海 或履周道 或入烈火；駕神車 奏聖琴；奴馭獅狗諸獸；蓋一無所往而不通 無所爲而不能，永世不老之靈神也！

十七，四，一九二五。

錐心飲血

『笑談渴飲匈奴血』

——岳飛——

Gémir, pleurer, prier, est également lache,
Fais énergiquement ta longue et lourde tache
Dans la voie cu le sort a voulu tappler

——A. de Vigny——

(—)

——呀！縱然風景猶昔，故舊的太陽已晒不到

中華的國旗了，華英反背着手，在屋後沙灘上散步，自言自語說：太陽！太陽！你再出來做何事？你出來照這失色的山河，出來照亡國遺民的淚臉，出來照五千年來列祖列宗賢人烈士的墳墓；並且，你還一視同仁地照耀那班豬狗般的敵人，你冷眼看他們剝我們的皮，抽我們的筋，奪我們的財產，占我們的妻女，你一聲也不做：你你！你再出來做何事？

他縱目四望：這裏，自青海發源，流經七行省，身長四千九百三十啓羅密達的揚子江，依舊滔滔在流；那裏，吳淞口的炮台，依舊聳立空中，只是堡上信旗，已非中華旗了！在他的背後，一片廣漠的農場，遠遠地望見幾部機器在耕種，那管理機器的人的臉色，却非黃色而變了x色；此地本來是片棉田，國未亡時，每到夕陽狎水時，你還可聽得清麗響亮的採棉歌；現在呢，啾啾，你看，只有那幾部耕機和管理人的聲音，不但再也聞不到採棉歌，就是用中華言語來講

話的人也少了。在他的右面，東海的白浪，洗不盡恥辱的白浪，駝載着敵人的艦隊，縱橫於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左面，離他所在地不遠的吳淞鎮上，千百個大煙囪蓬蓬然吐着濃煙，那輕便小火車不住在叫。

——呀！我寧可看農夫用犁耕田，寧可閉關自守頑舊到一千萬分，不願人家在我們地上耕種，不願看人家的煙囪在我們土上出煙！他恨恨地說。

但是，但是，這些耕機，這些煙囪好像向他譏笑道：

——事已如是了，憤急有何用呢？你到今日來悲嘆，何弗當年積下些淫樂的餘力來救國？

他懊喪地向長堤上坐下。吳淞江在他腳下徐流。他手指着說：

——從前淞滬水警廳的『策電』號是泊在此地的。那裏是『追風』。聽說一隻給人家打沉了，一隻被擄了去。

他俯下頭去望着流水。有時把兩隻手搓着，有時把藍青布衫的袖子拭淚。瘦長的臉，反映着陽光，青白得可怕，火赤的眼睛深深地落了窠，他微微嘆說：

——我不料活到二十五歲頭上看見這種慘事！我的父母爲何不於我下地時溺死了我？或者再早生了幾年，於中x交戰時戰死了？偏要養活我，偏要使我目覩此情，到今日欲死不得死，而且不當死！

——父親呢，說起來更傷心！他原是那役戰事的健兒，身中了三槍沒有死；國亡之後，x國人偏愛他的義勇，而且看闔村的人都信服他，就叫他做了什麼鬼村長來牢籠別人。他呢，以他的愛國心腸，本當不接受而且立應自殺的，但他接受了，或者有別的計畫罷！

——幸而母親早死了十年，在地下安靜地睡了！

——哥嫂的性質却相反：哥哥太燥，嫂嫂太弱：

雖則兩人都想爲國報仇，恐不能濟事，或反要弄出枝節來。俗語說得好：『會咬人的犬不鬧，會捉鼠的貓不叫』，有許多地方哥子太易暴露了。

太陽緩緩地向西，向西。紅霞散佈滿天空，江上，海上。那蠕動的耕機現在不動了，吳淞鎮上的工廠也鳴着散工的汽笛。

他還呆坐那裏，憑弔，緬想。四週已沒有活動的東西在走動。一陳薄霧自吳淞江上出來，漸漸把他籠罩。

(二)

午飯剛吃過，華國樑還坐在桌座上，口裏含了一枝旱煙管，手握住了花白鬚鬚，眼望着天花板呆想。他的長子華德，穿了短衫，赤了腳，兩手握了兩個拳頭，氣憤憤地踱來踱去，有時微微吐咤道：『氣死人！氣死人！』紫銅色的臉掛滿了汗珠，臂上腿上的青筋一條條暴起。他的妻子淑貞在收拾碗盞，一聲

不做，他的弟弟華英弓着腰掃地。

此時有人敲前門。國樑把煙管向地上拍了幾拍，道：『誰？』『誰？總是那班死狗，我是不願見他們！』淑貞接口着說，端了碗走了進去。華德忽地立停了，兩手交叉胸前，略略想了一想，拔腳就向前門走。華英提着掃帚，輕輕躡在後面。

誰？華德厲聲問。

.....

誰？他再問。

但是沒有人回答。他迅速地用力把門拽開，門限上立着一個身材短小的人。

呀！原來是你！華德說：臭狗子，原來是你！你不要臉蒙了漢奸，還到華姓門上來做甚？你是：賊，強盜，亡八，不是人生出來的臭豬狗！

他說着，拳頭直指來人鼻端。那人吃了一駭，接着連着驚呼：

——呀！呀！呀！呀！……

這時華英走了上去，把掃帚夾在腋間，將哥哥的雙拳輕輕按下，看了那來人一眼，然後開口問：

——你來何事？

——我奉，狗子正說出『奉』字，一想不妙，連忙改口道；我受人委托，有幾句話要同令尊商量。他老在家麼？用過飯沒有？今天天氣很好，是不是？

——今天天氣不好；他老不在家；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給我滾！華德氣呼呼說！

——哥哥！何苦呢？進去罷！華英推着他哥哥進了二門；然後自己退回來，向那來人說：

——他老不在家，你有什麼事，給我講，我代你轉達。

——金龜郎郎公爵慕你們園中的牡丹，明日將來你家宴飲，命我先來通知。

他說完，迅速地反身走了，彷彿有些害怕，又像

因中心慚愧而遁逃。

(三)

金龜郎郎一走進園門，連口稱：『好一個園子！好一個園子！』接着園門是一條松柏夾植的蔭道。沿着路前進，轉過一座青翠的假山，便是一個不等角形的小池，故意做得和湖一樣，池裏有無數金魚游泳於浮菱下面，湖的兩對岸兩片草地，草地裏圈有方形，圓形，菱形等等的小圃，培植着各色各種的牡丹，圃上有紫藤花棚遮住太陽，再前進，又逢着一叢假山，正繞過一半時，突然有座石屏高聳雲際，阻住了去路，屏上刻着一扇中華大國旗，旗下豎雕着五個魏體大字：

『國破山河在』。

又一橫行小字：

『臣子恨，何時息？』

金龜郎郎走到此地，不由自主地把帽脫下。於是

他的副官，和四個便衣護兵也都除了帽。屏下有個山洞，大家俯下頭走進去，裏面的隧道曲曲折折好似走不完的，到暗的所在，石間輒鑿有一個圓洞，洞口有面斜鏡把陽光自上倒射下來直映洞底。好似日在脚下，大致走有五六分鐘纔出了洞，就有條小道纏着剛在自牠腹中出來的假山，漸高至山頂，山頂有座廠亭，亭上橫題：『再思亭』三字，那座刻着國旗的石屏，還比那亭前的石子場高出數尺，屏陰恰對亭面，刻着：

『寧爲玉碎』，

自亭下望，全園都在目中，只是原來的路全給松柏蔽住看不清楚，亭下遍值牡丹，在一片『紅雪海』中，這亭彷彿是一葉浮萍，平起頭來四方眺望，吳淞江曲折如帶，揚子江中的敵艦東西縱橫，時而有一條長蛇在萬頃綠田中馳驟，這就是火車。

金龜郎郎快樂極了，向侍從說：『就在此亭設席

罷。』原來他怕有人謀害他，酒席是自己帶來的。他又吩咐副官：『主人呢？爲何一個都不肯來？你同我去好好地一起請來。』

副官領命去了。

侍從等把折桌展出，把菜饌設好，請問安置幾副杯箸。

——他們一共有多少人？金龜郎郎問。

——一共是四個，爵爺。

——那麼，放六個位置罷，連我同副爺。

不多一刻有陳脚步聲走近亭來。金龜郎郎回頭一望，有四男子走上前來：爲首一個皓髮花鬚，扶着拐杖，穿着大袖布袍，束着一條藍色繭綢帶，方頭靴走起路來有些顫動，雙目含憤，兩眉緊縐；他的後面跟着一個三四十歲的壯年，紫銅色臉，爪鼻，闊口，重唇，大耳，穿着白布短衫，白布袴，兩隻手叉在腰間；第三個是個念多歲的後生，瘦瘦兒，高鼻，深眼，視有

神光，身穿青布長衫：最後一個便是副官。

金龜郎郎原有些認識國樑的，笑迎上去，道：

——這樣清和的天氣，老先生不尋些快樂？

——亡國之民，無所謂樂！

——呀噲噲！老先生真是愛國。金龜郎郎勉強接着似笑非笑地回答；一面就請他們入席。他請國樑坐了第一位，德第二位，英第三，自己第五，副官着末。他一眼望去。第四座上沒有人。就向副官問：

——還有誰沒請來？

——還有少奶奶。

——爲何不一……

——不！國樑這時開口道：不！女人們不飲酒的。

——呀！老先生，我今朝借了貴園，備了些菜，原想大家共樂一回，少奶奶是不可不請的。

無忍耐性的德，他看了看不開口的弟弟，和尙未

答言的父親，冷笑着說！

——好一個『共樂』！

金龜斜瞪了他一眼，略含怒意地向副官道：

——去請她來！

一回，淑貞來了，英移下一個位子，讓她坐在德的下手。

酒起了巡。大家默默地或喝酒，或吃菜。國樑極悲慘地沉着臉。德的臉紫裏翻紅：而淑貞的却十分青白。就是金龜自己也時時露出不安狀態。只有英極自然吃喝着，有時仰視浮雲，似在思索，

太陽漸向西斜。習習清風奏着松柏之琴，捲着牡丹的香波衝上亭來，天上原是筆青若洗的，現時却浮有幾剪輕雲。吳淞江裏的汽船，一聲兩聲地相呼。日暮煙霞，愈顯出偉大慘怛。

太陽分外向西些，漸漸紅起來，漲大起來，直至赤血般的霞絲洒滿了半天，而自己變了大，更大，不

可言狀的一面紅鏡，斜歿於波濤凶險的東海中，這便是他的歸宿，縱然他臨死時還晶光四射，但終含有十分幽怨，回想牠在中天的盛況，真如一場春夢。

——老先生真有雅興，藝植這許多美麗的牡丹。
金龜郎郎解嘲着說。

——也無所謂雅興。牡丹素號花中之后，成了中華國花，只是亡國之後，花也似人被人蹂躪得不堪，我可憐牠們憔悴，動了兔死狐悲之心，把牠們略略培植過來，你看，不到一年，牠們又復茂盛，傲笑東風；但是，人呢？國亡未復，大恥未雪，苟全偷生，心傷無已！

——呀！老先生，我誠心佩服你；但在宴賞時光，還請寬懷暢飲爲是。來來來，我和你對照三杯！

他不管人家有沒有舉杯，先飲了三大杯，夾了一些菜向嘴裏一塞，接着又飲三杯。他原已飲了不少，眼光也斜了，面也紅了，嘴裏喃喃道：

——景物如畫，只少了畫中美婦！

——什麼？德厲聲問。

他微微一驚，說：我說景物如畫，只恨我不會賦詩。但停了一忽，他又模模糊糊道：

——中華中華！只產了美人和名花！

國樑見了，只是搖頭。德却有些發火了，雙眼瞪住了他。英還極自然地吃東西。淑貞見情形不對，立起身來想走。正走到英座後，金龜郎郎突然轉身把她抱住了，想吻她。猛地一聲怒吼，德把自己的椅子一舉，輪起來就打金龜郎郎。後面的侍護上前搶住，副官也立起身來。金龜郎郎吃了一驚，手一鬆，淑貞就哭哭啼啼地脫身跑下山去。金龜不見了淑貞，發怒道：

——誰放了她？

——是我！狗頭，你敢欺負我的老婆！

——哈哈，你的！哈哈！你的！自從我們滅了

中華，『我的』兩字就不許你們這班亡國奴用了！X國寬宏大量，讓你們偷生着，像螞蟻般偷生着，你們非但不知感恩，反敢說什麼『你的』，『我的』。老實說，我老爺賞識她，叫她唱，就唱，叫她伴我……

他還沒有說完，德早就一把揪住了他撕打，雖有侍護等勸格着。這時國樑雙眼飽含了火，緩緩立了起來，用拐杖指金龜郎郎喝道：

——金龜！不許胡放！你須知道你現在何處，你更須知道你在何人面前膽敢如此侮辱人家！！

金龜郎郎雖在醉中，雖被德抓住，一見國樑發怒，心中未免吃驚，知道這隻獅子雖已入衰年，當日的神勇尚在，不可惹怒的，就轉着口音道：

——老先生醉了！呵呵呵！老先生醉了！左右替我好好扶他下去睡。

走上兩個侍護，似扶而實押的送他下去。

英這時也立起身來，一聲不做，立在亭欄旁邊看

他們。

金龜郎郎被德打了好幾下，憤怒已極，喝副官：

——給我縛下去，立即押到鎮上槍斃了！

副官和其餘的兩個護兵費了絕大力量，纔把德縛住，推擁下去。

亭中只餘了英和金龜郎郎。

英，老是冷冷地，也不發怒，也不改色，緩緩走至金龜郎郎面前，向他盯視了。

金龜郎郎覺得他的視矚含了絕巨的神祕，使他有些戰慄。

英，徐徐舉起一隻右手，舉到與胸平處，就向金龜郎郎推去。

金龜郎郎不覺向後退了幾步，適纔那種威勢完全沒有，先後彷彿是兩個人。

英再向前進，他向後退，於是，英，老是右手齊胸又高舉起一隻左手，搖了一搖，禁止金龜郎郎後退。

他果然止步。

英在金龜郎郎腰身上摘了一塊玉墜，迅速轉身向下跑去。

金龜郎郎驚愕得滿身冷汗，也不知喜，也不知悲，也不知怒，也不知抵拒，甚至連叫喊都忘了。睜大了眼睛看他下山。餘陽射映着他，全身變了金色。

英迅速出園，招齊了莊丁，吩咐他們在前後門，園門等各處把守；誰守了那處，無論晚上，夜中，須帶了武器，在暗裏看守；沒有得到第二命令時，不准離位。又派了幾個人，在園中巡哨。

吩咐既畢，帶了玉墜，走到父親房裏，那兩個護兵還在旁邊。他向他們道。

——爵爺留此過夜了，不用你們伏侍，你們可自行回去，也不必再派人來，這玉給你們做個信物，你們帶了去。

他又入內取了些金錢，賞給了護兵，他們歡謝着走了，英直送至大門外。

英回來向父親耳邊說了一回，大家相視笑了，一回又沉默下來。

——呀！可憐德兒，國樑說着，吊下兩滴淚來。又接着道：其實這種日子還是死的好，況且打賊而死，死也暢快！英兒，去取一瓶酒來，吾們且對酌一回。

.....

英踉踉跄跄搶進房來，嘴裏直喊道：

——不好了！不好了！嫂子懸樑了！

國樑危顛顛地立起來，依着英走出房去，嘴裏不住說：『真的？真的？』淚不住拋。

太陽已沒於海水之下，黑暗一步步把光明吞滅。『再思亭』的影子漸漸變大，變粗，怪異可怕。那刻『寧爲玉碎』的石屏，也化爲黑崇崇，巨大可畏的

模糊一片，彷彿一個巨無霸立在暗中將攫人似的。晚風由吳淞江上吹來，雖帶着欣迎夜之蒞止的牡丹香味，然不免吹得松柏索索地響，像有千百鴟鵂扇動翅翼。

餘光更少了。園的四角已浸沉於夕海中而不能辨認。園中除了松柏之呻吟外，別無他響。間或幾隻蝙蝠飛馳空中。夜，夾着寒冷及恐怖，降臨大地，使一切變為黑暗而不可近。

金龜郎郎纔從驚惶中定過神來，『晚了』，他想，似乎已忘了一切地徐徐走下了假山。將進山洞時，洞中不知是一隻鼠或一隻貓跑過踢動了一塊石子，在低微一聲中。

金龜郎郎立定了，雙眼直向前視，皮膚起了雞粟，心有些蕩漾。他喊『忒！左右！』，只有那些回聲，東也來一個『忒！左右！』，西也來一個『忒！左右！』，算是對他的回答。他害怕了，勉強裹着膽子走進洞去。洞中

已全缺了光，但他把眼睛緊閉了幾分鐘而重張開以後，恍惚有條稍爲灰白的帶子，拋陳面前，這就是路。一出洞他已忘了來路，胡亂走上一條小的，初起還有將死的殘光，繼而漆黑，繼而因瞳子放大微微望得見一些東西。他自覺走近園門，不禁倒抽一口氣道：『出險了！』但是，離他一丈之外，園門口好似有兩個黑影在搖動。他心中一寒，自然而然向後倒退，正想反身而走。忽然腦後有人厲聲喝道：

——那裏走？

他全身抖了起來，却也看不清是誰，只見一個瘦長的人影。突有電筒燭照在他目前，他乘光一望，來人就是那摘玉墜去的後生。他本已冷了半截，現在冷了一截有半。

——隨我來！那人命令着。

他也不想抵抗，明知這是無益的，低頭跟了就走。曲曲折折走了一忽，遙見火光在面前。他們向火

光走，直至那大石屏下，屏前放着一張長方桌，桌上有一對燃得熊熊的白色大牛油燭和香爐裏一股綠香。國樑穿起了中華禮服立在桌旁，他的後面有四個武裝大漢，都執了火把。

英引金龜郎郎到了桌前，喝道：

——跪下！

他不得已跪了。

——金龜，你認識這面國旗麼？國樑厲聲問。

四柄火把同時向上一指，在光明之中看得清清楚楚。

金龜郎郎抖抖地回答？

——我……認……識……這是……中……華……

——還有下面的字？讀出來！國樑接着吩咐。

——『國……破……山河在！』『……臣子恨，何……時……息。』

——今天就是息恨的日子，國樑和英同時感慨

地說。

金龜郎郎抖得更利害，牙齒相戰有聲，幾乎昏倒，眼睛裏只有紅圈綠圈跳舞，耳管嗡嗡地響個不住。他放眼一看，他單身在虎穴中，性命當然不妥了，他後悔不應乘酒欺侮別人。他哀求道，像一隻將死的癩狗悲鳴一樣。

——我知道錯了，饒了我罷！我總想法把德公救出來！

——呸！我問你，英說至此稍稍頓了一頓。

金龜郎郎以為事有轉機，連忙向他叩了一個頭，等他的下文。

——…我問你中華究竟出產些什麼？

——產了些…哦？…英雄，豪傑，志士，偉人。

——不！『只產了美人和名花』！

英只復述金龜郎郎的原句，使他又急，又羞，又懼，灰白的面漲得火紅。

——還有貴國呢？產些什麼？英用譏諷的口音問？

——敝……國……

——只產了些豬狗，像你一般的豬狗！

說至此。英迅速地一轉身在腰間抽出一柄短刀來，刀光在火把下耀得眩目。他一縱步把金龜郎郎踢倒了，按在地下。

金龜郎郎竭力呼救，但到第二聲時，刀已進了胸膛。此時有一個僕人獻給英一隻金爵，英把爵承在傷口，不一刻流滿一杯血。英把金龜郎郎放了，他橫在地上手足顫動着乞命。英平起身，高舉起杯，冷然道：

——父親，這是仇人的血，飲一些！國樑走上前去，滿含了淚，雙手把杯接了，旋身正對石屏上的國旗，舉杯高祝！

——中華萬歲！

祝畢就杯飲了一口道：

——我不料也有這日！又接着說：英兒，你也來！
英跪倒膝前，他俯下身去。英就他掌中飲了一口，立
了起來，他把餘下的血，向地上一潑，悽悽涼涼道：

——讓你的哥嫂，讓你的祖先也嘗嘗！！

(完)

在阿難西湖 (Lac d'Annecy) 濱；

九，八，一九二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5958B

